皇清經解續編

口仁12
698
299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四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十四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文公經傳第五補注第十四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補曰金黃金也凡金幣黃爲上此亦求賻之類傳曰錢財曰賻錢者赤金爲之若是赤金當言賻矣漢書食貨志曰大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或疑此金是赤金未鑄爲錢者左傳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明是赤金也　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不稱使者天子當喪未君也補曰喪求甚於凡求求金又甚於求賻注解不稱使本公羊卽隱三年例云無君也彼無君謂未踰年又當如左傳說爲未葬此無君則左傳云未葬是也公羊兩處並云當喪未君又因此經謂未三年不稱王且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考之於經景王未三年書天王殺其弟佞夫敬王未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魯閔公未三年上附莊卷而其稱公作謚繫世入廟仍同他公穀梁左氏皆無義例則公羊未可信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皆與公羊說同案論語子

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又孟子稱堯崩舜立舜崩禹立禹崩啟立皆在三年喪畢後竊意公羊坊記曲禮所言者自是先代之制而周世則不然呂大圭據顧命康王之誥疑彼時已變制矣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補曰姜氏謂出姜此書非禮也范本杜預依左傳例何休則以爲奔父母喪父母者齊大夫家也葢未可據下有二月三月則此如是正月上求金不以此如特出月明夫人與公異例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補曰月者爲葬日**京大也師衆也** 補曰二訓公羊爾雅同

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補曰何休曰天子之居地方千里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治自近始故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

辛丑葬襄王 補曰公不親會葬非禮也說見定元年

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補曰不志葬不疑於不葬猶諸侯之時葬正也魯史之制宜辟周史故得以不志葬爲義若周史則不得矣列國亦各有史故略書時者則爲正凡春秋之文以簡約爲主

志葬危不得葬也 不得備禮葬補曰志葬者以月爲例猶諸侯之月葬故也疏曰重發傳者桓王七年始葬襄王則七月而葬嫌異故重發之文烝案桓是改葬志葬猶不志也彼傳亦不說桓重發之者所以起下**曰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補曰葬天子而加曰甚於危不得葬直是不葬之辭猶諸侯之日葬危不得葬也不葬之辭謂非舉天下而葬一人之辭也注以諸侯無復往會葬解之當改言無復親往則通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補曰疏曰范例云夫人行有十二例時此致而書月者葢以非禮而致故書月以制之餘文書月者當條皆有義耳夫人行十二者文姜七如齊再如莒聲姜會齊侯于陽穀于卞幷數此出姜氏十二也文烝案夫人行例時至例月何休曰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夫人行例不致乃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補曰注末何非也病不可以爲刺文公嬖頃熊而姜氏無寵反言寵之過非事實也傳言夫人以君禮致儼如國君然是由公之不知禮故足爲病也夫人所以不得致者婦人既嫁不踰竟既無踰竟之事安有告廟飲至之禮故公宜致夫人不宜致始嫁宜致既嫁不宜致文姜聲姜雖踰竟皆不行告至之禮也禮雜記及何休說

皆言夫人得奔父母喪宜出則卽宜致傳所不言似未足據矣疏引徐邈云卑以尊致者文公娶齊大夫女爲妻故初逆姜氏不稱夫人今致以夫人禮與逆自違故疾公也案徐用公羊說而以前不稱夫人爲卑此稱夫人爲尊殆非傳意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撰異曰穀本又作穀左氏公羊作穀

誅有罪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有及文嫌異故也**鄭父累也**補曰重發傳者鄭父非公子嫌異故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補曰案左傳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皆大夫也稱人者非霸國獨用兵猶從伐沈之例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補曰國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注引穀梁說蓋以爲陽爲陰盛君弱臣强之象此年之震疏曰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爲陽行專政之所致也孔廣森曰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書地震皆據魯**震動也**補曰公羊爾雅同也隱僖篇震旣訓雷以雷能動物故震之義又爲動凡一字數義者皆如此易卦之震其本義爲動不爲雷震與動古今語也說卦傳曰震動也是以今語通古語爲震卦之本訓八卦皆星絕樞星散地其動又稱鉤星在駟心之閒地其動是當時通言地動春秋言地震不言地動者策書用字之例皆因乎古也**地不**

震故謹而日之也補曰疏曰范例云地震五例日

故曰不震者也管子震曰天曰虛地曰靜**震**雩書楚子別欲見義其後還書人則接迹於中國於是書其君臣與諸侯比孔廣森曰商臣弒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見文烝案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許翰稱之當以此意求之若如周子云春秋正王道又秋曰不誅其人曰謹嚴曰深其文辭皆甚確○撰異曰萩或作萩段玉裁曰茉之俗作菽也古讀椒又云誅死者於前便未及此韓子說春秋公羊亦或作萩案左氏公羊作椒

冬楚子使萩來聘書子斷自此始蘇轍曰至是齊晉日衰楚人則

若萩也補曰無大夫卿無命

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補曰褒之

猶言進之以其來我故進之而得目言
萩也楚君初見新意楚臣猶依舊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補曰稱秦人無君臣者從遠國例略
見上五年注既不責之故亦
國秦欲伐晉而歸禭於魯猶
人弗夫人也言秦人弗以成風爲夫人當直言成風今繫僖公言之明
以成風爲夫人
爲弗夫人之辭孔廣森難傳曰若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令惠
公僖公尚在何以稱之文烝案宰咺秦人兩事本以歸妾母
志其以可辭受之因以見正者適因惠僖已沒故也若二公
尚在則亦直文見議矣此不足疑也范以不言夫人爲弗夫
人之辭非也正嫡夫人亦未
者夫人乃生時之稱唯何休
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知之後儒皆不省卽外之弗夫
人而見正焉見不以妾爲妻之正補曰秦人葢曰此所以禭
僖公之成風君子亦必
秦禭莊公之成風者風君子
者與賵仲子略同孔穎達曰是時服除已久始來弔贈當以
變禮待之檀弓曰衞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
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補曰何休曰謂之秦者晉先昧以師奔秦可以足矣
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可見而秦又起此役故曰秦以狄之
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孫復曰晉自令狐之戰不出
孫覺曰以其易世相讐但曰秦唯以報復
爲事夷狄之道也文烝案四說大概得之但以師奔秦非穀
梁之義令狐後晉不出師又與左傳不合耳傳稱秦之爲狄
自殽之戰如而此文狄秦仍
君卒見其義自餘猶從中國例秦君狄也秦國非狄也秦君
以有狄道而狄之秦國本周
舊都也其取義與滕相似
楚殺其大夫宜申僖四年傳曰楚無大夫而今云殺其大夫者
楚本祝融之後季連之胄也而國近南蠻遂
漸其俗故棄而夷之今知內
前已書殺其大夫得臣矣非自此始進楚也內附中國亦不
始此荊人來聘宜申獻捷彼時何嘗不與中國親亦何嘗不
強大乎文之時晉衰而楚益
之於此范之疏
而不檢甚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補曰汪克寬曰正月上不繫王者歲首書王所以著一歲十二月皆承天子之正朔故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歲首比也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補曰重發傳者此

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某地蘇子周卿士補曰女栗當云地闕下句本杜故杜以卿士言之是天子之上大夫也杜又曰僖十年狄滅温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傳例曰及者何內卑者也趙匡劉敞葉夢得以爲公及之諱而不與蓋非左傳曰頃王立故也案此奉王命當在喪畢後未必蒙月左氏以爲秋七月特據經測之不月者以卑者與王臣特盟故略而異之同諸盟齊不從宿例自此周復微○撰異曰女公羊或作汝栗各本誤作粟今依音義唐石經改正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某地也補曰亦當云地闕左傳曰將以伐宋孫覺曰此次遂稱楚子下伐麇又以窮書自是楚益强○撰異曰厥公羊作屈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撰異曰麇公羊作麕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補曰叔彭生公子牙孫並見文烝案成篇亦有六卿○撰異曰唐石經初刻叔下有仲字磨改去之左氏音義云叔彭生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行字板本左氏有仲字匡作筐唐石經皆不誤滴化本他宋本同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補曰左傳曰鄭瞞侵齊遂伐我謂卽下長狄此日者蓋大得臣之功公羊以爲其言敗其日其地皆大之也鹹魯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于麗獲莒挐稱帥師補曰前伐沈救鄭乃稱將不稱帥師之例此言敗則當言帥師矣內事言敗非公也不直言師則言某帥直敗一人之辭也補曰欲明所敗者一人故不以衆辭加之一人而曰敗何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補曰敗夷狄雖非疑戰不日此日者蓋大得臣之功公羊以爲其言敗其日其地皆大之也鹹魯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于麗獲莒挐稱帥師補曰前伐沈救鄭乃稱將不稱帥師之例此言敗則當言帥師矣內事言敗非公也不直言師則言某帥直敗一人之辭也補曰欲明所敗者一人故不以衆辭加之一人而曰敗何

也補曰據敗亦衆辭以衆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補曰何休以爲相類如兄弟非親兄弟與左傳異弟兄唐石經初刻及各本皆作兄弟誤涉公羊文今依石經磨改及十行本俞皐集傳釋佚害中國佚猶更也補曰佚卽迭字義本李廉會通本乙正佚害故訓更孟子迭爲賓主張鎧所見本或作佚宋本大戴禮三本情文迭與元本作迭音義曰害本又作宕案各本皆同音義一本作宕如是宕字范應有注楊疏言更害中國所據本亦依害今依音義正本楊疏唐石經改正瓦石不能害肌膚堅强瓦石打擿不能虧損補曰打當从木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補曰軾者車前曲木左右曲向後接兩輢何休說長狄蓋長百尺杜預以爲蓋長三丈何據考異郵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國欲爲君又據闕中記云秦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杜據魯語云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長者不過十之其長短皆與傳小異也此長狄公羊以爲記異蓋如臨洮之見偶然之事左傳則鄋瞞國也孔穎達說左傳曰如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國語仲尼之言以爲自虞以來命守封隅之山賜以涑姓則是世爲國主歷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文烝案孔氏特發此疑今姑存而不論左傳有可信者論於下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據莒挐言獲補曰此非例不在敗例何爲以敗言之不言獲邪所據也如上所云在獲爲內諱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不重創不禽二毛敬老也仁者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故爲內諱也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爲重創鬢髮白爲二毛補曰左傳宋襄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傷卽創也月令曰贍傷察創鄭君曰創之淺者曰傷此對文也散文則通故說文廣雅云傷創也廣雅又云創傷也說文亦云刃傷也或作創此並王念孫廣雅疏證說也重創禽二毛之屬也故變文言敗而不言獲所以爲內諱尋傳意本汎論事理非指射目斷首爲重創注失其解於理不通矣傳先言直敗一人以衆言之即引舊傳記其事以明此敗異於他敗非敗獨得言敗者大之也又解不言獲之義以明此獲通於他獲實獲皆不言獲者諱之也疏曰長狄兄弟更害中國禍害爲深得臣能立功於一時而標名於萬代其庸大矣若其不諱何以不書且晉獲潞子尚書於經魯獲長狄棄而不錄詳內略外之義

豈其然哉知內不言獲之例不施於此也案疏說迂曲此卽內不言獲之例耳公子友欺紿棄師則言獲以惡之得臣殺敵致果則不言獲以諱之惡者變文諱者常文諱輕於惡凡內所以不言獲者正是諱耳此傳曰諱莒挐傳曰惡華元夏齧傳曰不與非與義皆相通○射禮以中爲獲鄭君鄉射注曰射講武田之類也因是爲敗傳曰爲內諱也因是見用兵以不殺爲武也因是見爲國之恩患而防也春秋以獲

其之晉者也 補曰公羊與此同據左傳魯所獲者僑如齊王子成父所獲者榮如在齊惠公之二年傳誤作晉所獲者焚如在滅潞時又宋獲緣斯者僑如齊襄公當依史記正之晉斯在春秋前宋武公時衛獲簡如在齊獲之後緣斯者僑如之先僑如弟曰焚如弟曰榮如季弟曰簡如襄三十年晉師曠言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左傳人名事迹當非虛妄大氏左氏考史博采而尚詳聖門解經核實而舉要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補曰公羊曰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左傳邾文之昭也何休曰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猶當加意厚遇之文丞案魯前與齊共圍邾非滅也或至此始失國耳左傳以爲邾世子趙匡劉敞疑之月者以是同姓兄弟故仍史文錄月舊史小國君奔皆月君子皆略之從時例○撰異曰邾公羊

作盛

杞伯來朝 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 同母姊妹補曰公羊曰其貴柰何母弟也與傳意同傳以父爲男子之美稱於子則直曰貴之尊之不言男子明女子亦得通稱故大夫以上稱子貴故舉其貴者猶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皆以同母爲貴也何休曰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何氏遠別之義可用其言繫先君者杞伯姬也理亦足通文丞案疏說及徐皆非也貴釋書子義許嫁非卽貴之漸故也徐邈云上傳云子叔姬公羊曰其貴柰何母弟也其貴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其稱子何貴也

齊侯之子東 公羊曰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其稱子何貴也

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 補曰公羊曰其貴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其稱子何貴也

是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

二十而嫁 禮二十而冠冠而在丈夫之列譙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葢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有未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猶不待二十明諸侯以上論文也見通典所引說成王冠疏曰往言此又士大夫之禮者謂喪服所言多陳士大夫之禮補曰引譙周者五經然否早娶禮在不疑文丞案三命書大傳毛詩傳皆同五經異義從左氏說人君早娶以三十二十爲庶人禮王肅聖證論謂三十二十者男女嫁娶之限禮言其極不是過耳男十六精通二十而冠女十四血化

十五而許嫁於此以往皆可嫁娶以爲此家語孔子對哀公之言也并官聖妃家語記其娶謂孔子年十九凡此並可與譙范說相證矣白虎通引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通典引同今傳無此文亦是爲穀梁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術秦大夫補曰術不氏從楚吳例也秦非楚吳比有師則亦得有大夫但觀溫之會秦人序莒鄫君下翟泉之盟秦人序陳蔡大夫下皆在最末秦雖親晉當時猶以遠國視之也殽戰後與晉世讐遂合於楚春秋於是乎狄秦既遠且狄不可與秩札異例莊二十六年徐邈說有未盡者○撰異曰術公羊作遂徐彥曰左氏穀梁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案月令經術學記術有序鄭君謂卽周禮遂字聲近遂遂荅張逸云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晉地補曰公羊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亟數也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鬬

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補曰亟訓數者頻數也爾雅曰屢亟也又曰亟屢數疾也曲直之說與戰甌傳注引鄭君說異非也及者以主及客晉秦之戰則必以晉爲主此略之不言晉及者爲其亟數也若然罪晉爲其亟戰明十年罪秦亦同傳於此發之舉一隅使人以三隅反也鄭伐許亦爲其一歲再伐亦足包其義傳文至簡至密細心則知葉夢得程端學妄譏此傳何哉趙鵬飛曰夫有血氣者莫不有忿心人之所以異於豺狼者以其忿而能懲耳今秦晉忿而不懲俱斃而後已與豺狼何異故以鏖鬬目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撰異曰鄆公羊作運此字後皆同稱帥師言有難也補曰疏曰凡城之志皆譏此傳不解譏與不譏直釋其帥師之意耳但此城得時又畏莒爭鄆書雖是譏情義通許故傳以有難釋之不言譏之意文丞案城直言城者其常也卿親帥師則有難矣傳發通例也此城鄆汪克寬以爲莒魯之爭實始此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溺卒補曰陳共公也不葬者蓋魯不會

邾子遬餘卒補曰邾文公○撰異曰唐石經左氏初刻作遬蔡後並磨去艸頭板本同初刻唐石經公羊初刻並从竹後並改从艸板本則上字从艸下字从竹惟穀梁石經則上字从竹下字从艸板本皆並从竹爲得其正段玉裁曰二字並當从竹遬餘竹席也此以器爲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屋者主於覆蓋明廟不都壞補曰何休曰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案爾雅曰壞毀也說文曰毀缺也此當蒙月謹之左傳曰秋七月○撰異曰大公羊作世漢書五行志曰大室屋壞穀梁公羊經同謂經同公羊也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補曰疏曰高者有崩道下者有壞道既有壞道而書之者譏魯久不繕脩文丞案公羊曰久不脩杜預釋例曰大室之屋國之所尊朽而不繕久旱遇雨乃遂傾頹不共之甚故特書之大室猶世室也世世有是室故言中庸曰春秋脩其祖廟相近孔穎達論世子世叔申之屬左氏經作世字傳世室補曰大世義皆爲大明古世大義通公羊曰世世不毀范用其意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

實一也葢尊伯禽而異其名補曰伯禽周公子魯公也三句
通釋經例與公羊同周之后稷廟稱大廟文武稱世室親廟
稱某宮是禮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舂春粢盛補曰疏
天子亦同禮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舂粢盛補曰疏曰徐邈云禮記
曰君執鸞刀而刲牲彼據初殺牲之時非是割牲之事徐言
非也文丞案國語觀射父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夫人必
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夫人必
自舂其盛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鄭君曰丞嘗之禮有射
豕者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補曰社稷之主謂
君也禮運孔子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明諸侯所祭社稷最重故以稱之
蔡邕獨斷曰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
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條牒論曰稷壇在社壇西俱北
嚮營並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五經異義今孝經說社為土
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極稱言屋壞不復
其配食者鄭君從其說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依違
謂盡而不汙也漢書五行志載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
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補曰以為大廟之室此不可通於穀梁
祀也賈逵服虔杜預注皆以為大廟之室此不可通於穀梁
公羊而陳奐作詩傳疏合以為一以為大廟者路寢大廟即
明堂月令左右介中央之大廟實為明堂大廟鄭君所謂大
寢南堂者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此明堂為路寢明堂

周魯同制也魯自魏公之世以大廟為周公廟厲公之世以
大廟大室為魯公廟至五廟中別有大祖廟乃是文王廟即
左傳之周廟絕非大廟其在周則懿王之世以文王為文世
室孝王之世以武王為武世室世室即路寢之大廟大室雖
並稱世室而前堂大廟則為文王廟中央大室則為武王廟
凡陳氏所說新奇繆盭學者宜辨之矣一經之義羣籍所關
固須參會而通亦不可牽合為說得則為康成氏之括囊大
典網羅衆家不得則為夏侯建之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二百
年來之經術當以是權之方
東樹欲一概抹倒則亦過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沓地也補曰當云地闕
○撰異曰公羊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撰異曰左氏還上有公字還者事未
畢也補曰疏曰莊八年師還傳曰遯也嫌不得如彼例故復
發傳春秋還例有四范別例云三者葢直據內為三不
數晉土句自晉事畢也補曰疏曰以其與致文同也文丞案事畢
者返至國也事未畢者返而在路也本但

當爲至國之辭以有他事加
在路之辭不可沒其本辭也

鄭伯會公于棐 棐鄭地補曰兩書會公者公爲主也謝湜得之而復盟則當書曰公及邾子盟于比補從凡內爲志之文矣是故會戊于潛會齊侯于防戎爲主齊爲主也會公于沓會公于棐來會公公爲主也○撰異曰棐公羊作斐亦或作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補曰此亦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烝案公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於事無危故劉敞據以駁危致之例必如孔說乃通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補曰齊昭公也不葬者或是齊亂魯不會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補曰七年略不序此從常文此盟同外楚晉事較善也不於會上日者趙匡以爲既行會禮別日又盟

不地會與溴梁異者以同外楚爲重雞澤並同義也盟不復舉諸侯者無中事故馬陵柯陵雞澤戲京城北平丘六者皆同義也惟首戴別欲見義張洽曰許自晉文襄圍伐後始與盟會文烝案左傳七年盟扈已有許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補曰齊霸同盟同外楚晉盟及此後晉盟不言同者時楚强盛晉不能制非若文襄之世不疑不同外之不須言同也七年之盟皆本無外楚之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蒂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弒其君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弒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文烝案左傳載叔服言不出七年宋齊晉之死亂劉所本也月者慼之君皆將 孛之爲言猶茀也 補曰言猶者義相近也案說文孛者艸部字字茀者艸部字朱爲艸多艸是二字之本義相近也就本義引申之則孛爲凡盛之偁茀爲凡多之偁以茀釋孛猶以多釋盛也孛星光芒四出

蓬蓬孛孛然以其光盛故謂之孛以其光多故釋以茀也又誖悖字从孛拂字从弗皆有亂義凡物盛多則易亂董仲舒以孛星爲闇亂之貌何休以爲邪亂之氣孛之爲茀兼取亂義也孛茀古又同音凡字義相類者聲多相同或相近似也此訓詁之理也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載申須語謂之彗五行志同歆說及杜預依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曰狀如箒爾雅曰彗星爲欃槍郭璞曰亦謂之孛而左傳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晏子春秋史記齊世家並載晏子語以爲孛甚於彗是孛與彗異矣今案齊魯至近不應魯不見齊星竊疑孛大而彗小故書字不書彗漢書文穎注分別彗孛長三星未知古法如何但對文則孛彗有別散文則通言彗故經書孛而左氏公羊以爲彗爾雅又以彗該孛也開元占經引尸子與爾雅同又引荊州占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天棓天槍天欃芮星四者皆爲彗天棓天槍及東方皆不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也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也其魁中也補曰注規郭解環域環域者營域也入魁中卽公羊所云北斗有中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開元占經引河圖曰北斗第一星開樞受第二星提旋序第三星機燿緒第四星權抬取第五星玉衡拒第六星開陽紀第七星搖光吐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撰異曰捷公羊作接是邾克也補曰左傳曰晉趙盾公羊曰邾婁克字誤其曰入何也補曰不稱帥師猶當稱將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毂五百乘長毂兵車四馬曰毂八五百乘台三萬七千五百人補曰毂在輪中央兵車之輪高六尺六寸毂長三尺二寸以其長五分之輿下得一輿外得三於內外閒留一以置轄曰長毂者指輿外所見之尺九寸二分以爲名也注一乘七十五人之數本司馬法而司馬法又有一說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金鼓曰江永以爲七十五人者丘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其說是也一乘三十人戰止用二十五人以步卒五人將重車重車者每兵車五乘而一注所謂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庶養五人樵汲五人是也金說合周禮五伍爲兩之文確不可易此之五百乘凡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之制古禮大國二軍此已得其半故爲多也左傳曰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公羊曰革車八百乘之國欲變人之主緜猶彌漫夐猶遠也變人之主謂時邾亟矐且邾小國而言千乘者大邾克

之事補曰夏與迴洞韓詩曰于嗟夏兮此干至城下然後乘就大國之賦言耳賦與軍異法說見隱元年

知何知之晚也征不廟算正其得失勞師遠涉乃至城下邾以義拒然後方悟貶之曰人不亦宜乎補曰

注言邾以義拒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傳例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

依左氏公羊也弗克其義也非力不足義不可勝補曰

言帥師知無伐事故曰未伐克能也勝也弗克納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

公羊卻缺曰非吾力不能

獲且齊出也注用爾雅文何休以爲外孫

姊妹之子曰出補曰公羊同

正也正適補曰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一正一不正

捷菑見嫌直名者孽於卻克也捷菑不正非君故可

當言邾捷菑不正故其義弗克四句申上意也不正則

以霸國大夫孽之卻正本不當繫國宜言公子或言子亦孽

者內君納之故也孔穎達以爲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

之文又引劉炫云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補曰案左傳敖奔而復復而又適莒至是又求復許之將來及齊而卒

齊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據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後不言卒補曰不言卒者經例因

史例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補曰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其地於外也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蜃傳曰其地未踰竟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垂齊地然則地或踰竟或未踰竟凡大夫卒在常所則不地地者皆非其常所隨其所在而書其地耳不係於踰竟與不踰竟補曰注殊費辭踰竟者竟外外也未踰竟者國都之外亦外也內君內夫人內大夫外君苟死於外無不地者無二例也疏曰垂不發傳者此及貍蜃既發傳而垂非他國都又非魯竟內在兩端之間故不復釋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撰異曰音義殺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補曰據弒奚齊稱君之子卓子稱君例當直稱子此當言弒齊子其正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弒也補曰注言弒者非弒奚齊亦在二十六弒君之內注非也傳意在重字卽公羊所云成死者而賤生者也禮雜記曰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之理但春秋不成奚齊卓子明凡未成爲君者皆有可成之爲君也鄭君曰謂未踰年庶而奪之以舍之正而與之是也此類王通所謂輕重之權衡直曲之繩墨也董仲舒曰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

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
春秋傷痛而懃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予齊子成君之號
詳見之也董言已立之已殺之本 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 據隱
公羊文懃惡也今繁露本作敦 四年衛祝吁弒其
君完不言公子 不以嫌代嫌也 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
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補曰
案左傳記齊桓之子曰武孟無虧也惠公元也孝公昭也昭
公潘也懿公商人也公子雍也皆異母兄弟內嬖如夫人者
所生孝公昭公日卒為正後此惠公日卒亦為正皆時事之
宜也今昭公卒而舍立左傳但言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不
言舍不宜立明舍非不正范注失之傳言嫌者謂舍未踰年
有未成君 之嫌耳 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補曰疏曰若舍不正
之嫌 雖成君亦不合書日
而云未成君者春秋不正見者雖庶亦得書日鄭伯突齊侯
小白是也今商人為不欲以嫌代嫌故不去公子則舍不正
之嫌前已著見不正已見例當書日為未成君故不日耳文
丞案案疏說甚辯實曲說也一句之文何云前見乎舍正宜日
實未成君
故不日

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失之也 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補曰疏
曰舊解失之者謂未達稱子之

意非范意文丞案范以失其氏族解失字疏引舊解以未達
稱子意解失字其意皆是其辭皆非也失之者謂子哀不氏
而稱子師說失其傳也傳云失之即公羊云無聞焉爾公羊
言無聞者三紀子伯也夏五也宋子哀也傳於紀子伯備或
曰之文於夏五發傳疑之義惟此與公羊同家鉉翁曰穀梁
公羊皆以為無所考後儒不必強為之說左傳高哀為卿不
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家氏以為在卿大夫之
位見君之危委而去之為臣不忠罪莫大焉乃謂春秋貴而
不名以苟免為
見幾有傷名教

冬單伯如齊 單伯魯大夫補曰莊元年十四年之單伯益其祖
父也孫復張洽嘗言之通皆不卒者與柔溺同若
是王臣不得言如公羊言王者
無外何休以為言如則有外也

齊人執單伯 補曰若是王臣 私罪也 補曰解經不言行人也公
羊曰稱行人而執者以其
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 單伯至齊與子叔姬淫矣然則傳
罪此言淫于齊是謂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 補曰淫于齊是私罪也下言叔姬同
亦如左傳以子叔姬為舍之母與公羊道淫之說異
齊人執子叔姬 補曰稱子者亦母姊妹母姊妹有兩叔姬者質
家字積於仲文家字積於叔男女所同也前當

是妹此當是姊左傳曰子叔姬妃齊叔姬同罪也補曰與單昭公前無歸齊文者葢與鄫伯姬同歸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者男女之際淫也同罪則同執不言齊人執單伯同罪之說亦曰此一事也非夫婦不可言及也劉敞雖不用同罪之說亦曰不可以臣及君夫人也公曷爲再言齊人嫌也程端學亦曰不可以臣及君夫人也公羊此羊曰使若異罪然未得其義不直言遂執子叔姬者當用公羊語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泰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上司馬司城皆不名而此獨名者以華孫奉使出盟爲好於我故書官以見專錄名以存善補曰案華孫無君而必稱司馬以著之者義與司城同左傳云其官皆從之此得其實官屬皆從故不得不稱官也盟會之事卿行旅從而已今乃空其官屬無留治政者非專擅無君之人安得若是故傳曰無君之辭也左氏服虔說以爲華耦侈而不度空官廢職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可與傳義相證也此與奔異故又發傳也左傳華孫名耦而注以孫爲名非也胡安國謂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今考厚氏亦稱厚孫或作后孫皆時當時呼之如此春秋宋司馬爲

祖之位不可言其名故但謂之華孫此非被殺亦不可言其名者以其既著司馬之文故不欲名之來盟是善事非來奔此故彼直云司城而此不直云司馬也不稱使者方欲爲無君之辭故不言使異於孫良夫傳其以二字各本誤作以其今以唐石經十行本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乙正○蘇軾嘗言春秋自有妙用惟臣明識其用微見端兆愚於司城司馬二條得之蘇氏之論破繩約之見也愚之說杜揣測之私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不稱使嫌異常故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補曰大夫既卒皆書字此猶稱敖者喪初歸從卒例也不言來歸者魯因孟氏之請乃受其喪孔穎達謂非有專使特來是也無專使則不接公矣案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飾棺寘諸堂阜於是卞人以告敖之子難猶毀以爲請立于朝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補曰若是王臣又不得言至陸淳劉敞已言之**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

不名何也 據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稱名 **天子之命大夫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補曰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趙匡以爲伐之不服而後入所以兼惡蔡許翰高閬張洽以爲言伐言入甚晉也文丞案案與哀公伐邾入邾同

秋齊人侵我西鄙 ○撰異曰阮本左氏或脫秋字唐石經及諸宋本有 **其曰鄙遠之也**

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介猶近也補曰王引之曰介當爲尒尒古邇字形與介相似故訛爲介莊十八年傳不使我邇於我也注曰邇猶近也音義云邇本又作介彼兩介字亦尒之譌陸氏於三介字並音界失之疏曰重發傳者以莊十九年三國伐我今齊人獨來嫌異故重明之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略之補曰疏曰舊解公獨不與謂七年時無案注云不與者指此文言之其意則今以爲正謂此年文丞案案注云不與者指此文言之其意則承七年傳略之爲說於彼誤以爲諱故此以爲恥其實非也

此不國別序者亦從散辭例而略之左傳曰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也左氏得之公自以有齊難不會耳諸侯者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補曰何休曰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 **其言來歸何也** 補曰非問稱來歸問何以不直言齊卒此是出嫌異也

之也 補曰重發傳者前是于叔姬來歸而言齊人來歸之也傳省齊人二字 **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蓋父母之恩欲免罪也補義文意甚明前稱齊人執人來歸之是見齊人執之是見與單伯同罪之辭此稱齊而書之不從諸直言來歸者例也何休說公羊曰叔姬於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通典引董仲舒春秋決獄曰春秋之義父爲子隱謂此事也范凱不審傳意乃以稱子爲言子是母姊妹之貴稱豈論其有罪無罪乎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郭補曰郭外城也疏曰公羊云郛者何恢郭也此不發傳者

春秋惟有此事而已非例所及故略之文烝案此亦上代入兩舉之例言郭以別於都張大亨說是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者內辭也

辭也 補曰言是言弗通例及與也唐石經初刻直云弗者行父出會失辭義無可納故齊侯以正道拒而弗受不盟由齊故得內辭補曰注非也行父之會左傳以爲公使請盟齊侯不肯則行父爲失命矣行父非別有失命之事齊不肯盟卽是失命臣失君命君臣交恥故不言齊侯不肯及盟而得從內辭例若曰行父已去齊弗與盟非不肯也其實會陽穀下加言弗及盟則其不肯及盟足見特立文微而婉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受乎禰廟禮也 每月天子以朔政班于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廟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補曰范注辭不別白諸侯每月朔以特羊祭告禰廟乃北面受朔政受之卽是視之亦曰聽朔莊十八年傳又謂之朝朔其實一也自是遂行朝廟禮則禰廟王考廟皇考廟三廟皆祭此言受乎禰廟而玉藻云聽朔於大廟所聞異說殆難强同或者大廟最尊禰廟最親禮所通許乎又覲禮侯氏燕於禰文王世子其

在軍則守於公禰鄭君據會子問文知是遷廟主載以行者以爲親之故言禰而書甘誓則謂之祖或者祖禰同義苟非對文皆得通稱乎疑不敢也注未二句之誤論於下

厭政以甚矣 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補曰疏曰三朝記云天子不班朔於天下彼據周末全不能班之此時尚或班或不班文烝案楊引三朝記卽大戴禮用兵之文彼文云夏桀商紂不告朔於諸侯楊誤記也傳言經書公四不視朔明公失受朔禰廟之禮是不臣也不臣之惡厭政所致厭倦也直書其事以爲公之倦政至此甚也甚云者不視朔而至四連曠大典是爲已甚厭政甚卽不臣甚史記其事而君子取其義也不舉不朝廟者何休曰受朔政乃朝故以不視朔爲重何氏是也或時公猶朝廟亦未可知也左氏公羊解經皆以爲公有疾大失經旨趙匡曰十二公除文之外無書不視朔者豈皆無病足知病不視朔常事不書文烝以爲君不視朔或因疾或因有事皆非過惡史皆不書不須書且不勝書也公羊又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易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夫使公自此遂不視朔則當書曰二月公初不視朔或直言初不視朔以見魯自此遂廢視朔之禮春秋文有隱諱而事皆從實何不可言之有不當以有疾見後之無疾乃欲見其所必不能

見也公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則六月後還復視朔可知宣公以後亦皆視朔可知經文甚明公羊自攙之耳若然論語記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夫子有愛羊愛禮之論彼文當定哀時既不告禰豈復視朔乎蓋自文四不視朔而宣成襄昭或踵其失至定哀時加數故子貢感而傷之其實未嘗全廢不行故雖廢禮之月有司猶供餼羊而夫子言我愛其禮也范上注用公羊義又以論語證成之倍經反傳而於論語亦失事實焉自此後至定哀無故不視朔皆不書者文始廢禮後乃效尤積習生常悟不知怪吏既不記經遂無文要以從此一譏亦足見義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 師丘齊地○撰異曰師丘左氏作鄳丘公羊作犀丘

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蕾丘故賈氏云公羊復行父之盟也曰蕾丘穀梁曰師丘是也今左氏經作鄳字

春齊侯不與行父盟故復使逐脩之補曰此盟內為志前命行父請盟明矣左傳以為納賂故得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補曰文公母

毀泉臺 補曰據左傳泉宮之臺也公羊謂即莊公所築即臺何休曰築毀譏同知例皆時

喪不貳事 補曰王制有此文鄭君曰貳之言二也

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為緩補曰李光地曰緩喪

猶云不專意於喪

以文為多失道矣 緩作主躋僖公四不視朔毀泉臺之類補曰緩喪則失道注專解多字也疏曰春秋為尊親者諱而舉其多失道者仲尼之脩春秋所以示法若罪皆諱何以見其褒貶故桓公弒逆之主罪無遺漏亦其比也至於書經文辭委曲則亦是諱何者文實逆祀而云躋僖文從後多不視朔直言四不視朔而已文稱毀泉臺則似嫌其奢泰是亦臣子為尊親諱之義也然取二邑大室屋壞不與扈盟亦是失道注不言之者云云之類足以包之也文烝案疏論不視朔之不與扈盟又非失道說皆見前

自古為之今毀之 補曰先若以夫人居之而薨先既是緩喪又是毀先祖之所為皆為失道者但當莫處補曰公羊用范兼用左氏說

不如勿處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補曰戴溪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趙鵬飛曰楚至是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案此蓋在時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泰曰傳稱人者衆辭衆之所同則君惡甚矣然則舉國為稱人者君惡及國人也補曰宋昭公也賈逵以君過可知又曰稱國以弒其君重於書人也補曰宋昭公也賈逵以君惡及國人其說得之稱人之例不必定因魯史

之舊左氏載續經哀十四年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或據彼文以爲史有稱人之例非也彼上文書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弒文蒙執故略稱人不可引以爲證也此弒不日史記說可信前已論之陳恆之弒左傳曰六月甲午史文承月下無日知舊史弒亦有不日者諸弒不日似名取舊史成例但齊簡公非不正又難相通或者諸弒皆日特因陳恆略稱人故亦略不日歟疑不能明也○撰異曰杵臼事作處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衛序陳上蓋主會者降之補曰杜預曰自閔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與范異范非也案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皆大夫也稱人者或欲示討賊之義故爲眾辭國語稱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乃發令于大廟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是知晉本以討賊與師特不成討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撰異曰聲公羊作聖案白虎通曰聖者聲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補曰母喪十一月而盟不去日也與莊同

諸侯會于扈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補曰案此亦略之爲散辭左傳曰晉侯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平宋者宋鮑新立會以定之與北杏同杜預謂傳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明宋亦在矣上伐不成討故此會爲無功於此略之則言伐不嫌也公亦以有齊難不與會

秋公至自穀補曰離會致者齊方虐我危之也危之故以地致胡銓曰見扈之會公弗與也高閌同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補曰疏曰此則臺下嫌異故重發之

秦伯罃卒補曰秦康公也秦始書卒不日又不葬案秦與魯本疏遠至穆公始與中夏會盟至康公歸穆來聘情好漸親故彼赴卒而我錄以名也文之六年穆公卒不應彼不來赴蓋君子削之者益敗殺後以秦爲狄故從夷狄不卒之例至康公書卒少進之至惠公書日又少進之皆從夷狄例也夷狄有少進之例不言正不正故康公實是

秦世子可以不日也至若桓公以後不書名者又別有義於彼論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爲繆公葬殉以人從死者曰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此必用公羊家舊說與傳夷狄不卒之例少異而以爲狄之則同以人殉亦狄道也何休以營爲繆公妄也不葬者蓋亦君子去之以爲夷狄故也○撰異曰公羊昭五年注秦伯嬰稱名徐彥疏曰文十八年經作營字今此作嬰字者誤也寧知非彼誤者正以文十八年秦伯營卒之下賈氏云穀梁傳云秦伯嬰卒公羊與左氏同皆作營字矣蓼今穀梁亦作營不作嬰益誤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補曰齊懿公也不以爲討賊而謂三年事之一旦弒之程端學以爲弒君者本非討賊張洽所春秋正名之義也日者大惡不正前已見非未成君可以日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補曰左傳曰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是時公子遂見宣公於齊侯而請立之使舉上客而不稱介

上客聘主也補曰介者助也副也左右也古者主有擯客有介士匈侵齊傳補

歸命乎介會于向叔老爲介宋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則言介者非獨聘矣不正其同

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是以同倫爲副使故兩言之明無禮大夫爲卿介遂與得臣俱爲卿差降補曰說文曰倫輩也此者發例王臣亦從此例惟列國則略之徐彥引穀梁相下有爲字○此弒立始謀也黃澤曰說春秋當求事情如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霸諸侯時魯亦未嘗如此原其事情雖爲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是爲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爲齊而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卽位皆遂之爲也一歲之閒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爲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黃略本孫覺呂本中胡安國洪咨夔家鉉翁說

冬十月子卒

子赤也諸侯在喪既葬故不名范云子赤依公羊也據左傳則名惡又左傳公子遂殺惡及視幷殺叔彭生公羊亦載殺彭生事而彭生不書刺不書卒者何休曰舉弒君爲重案何義固是但當是魯史本已不書君子不得增之也何氏以春秋爲夫子博采諸國書而作不以爲據魯史故其說柔溺之不卒爲無服彭生之不卒爲舉重其義未嘗不是而不知皆策書之本然

子卒不日故也

故殺也不

稱殺諱也補曰觀其不日則知有變
故矣此故固是弒不得訓故爲弒
夫人姜氏歸于齊補曰左傳謂之出姜又曰魯
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子赤謂之哀姜其說曰大歸也惡宣公也姜氏
奉姜氏補曰疏曰注并言敬嬴者欲明宣公是敬嬴所生則
非惡敬嬴也舊解宣公不使其母奉養姜氏有不待貶絕而
故言之理亦通也文丞案敬嬴當作頃熊
罪惡見者泰曰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顯則直文可也有
補曰貶絕或貶或絕也罪惡隱則貶絕或貶或絕也罪惡隱
待貶絕而惡從之者齊小白以國氏之類是也補曰罪惡隱
則直文未可也二句爲全經大例不特
出春秋於上者省文也公羊於昭元年傳亦曰春秋不待貶
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也孔廣森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
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
爲此類皆讀經之要法
養補曰或姪或娣有子有子則喜樂之情
孤之公羊曰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
三人緩帶共挈其祿補曰疏曰上文直云姪娣者所以分別
尊卑明夫人須媵妾之意下文總言三人緩帶者
欲見有子則喜樂之情均貴賤之意等今宣公爲人君不尊
養姜氏非緩帶之謂也緩帶者優游之稱文丞案傳言三人

謂夫人及其姪娣也頃熊非姜氏姪娣據左傳是文公二妃
春秋時諸侯娶女不合九女之制又有違禮再娶者傳特依
正禮言耳右媵左媵班次在適姪娣上與夫人亦爲三人又
右媵亦有姪娣合之亦各爲三人傳但以適
姪娣與夫人爲三人者略言之足相包也何休公羊注曰必
以姪娣從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
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孔廣森曰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
夫子雖無子媵有子適得不去重黜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
此之謂也一曰就賢也若並
謂也
子篡立非關就賢范言宣不能奉養哀姜則是非賢之事故
云非此之謂文丞案范云並有子者謂夫人無子而姪娣等
並有子也左傳論天子
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據此文則凡無太子適
子者皆準此制年鈞擇賢卽傳之就賢故注依以爲說此論
立庶子之法也文公太子適子並已被殺故傳既明緩帶之
義又援就賢之文
以見宣之可惡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傳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補曰莒紀公
也疏曰注引傳例者嫌小國無大夫例不稱臣

名明弒逆事重不從凡常無大夫之例也舊解稱國者謂惡於國人并虐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此乃涉於賈逵之說文烝案賈逵及劉歆許淑穎容說左氏皆言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其說得之葢卽穀梁家舊義也注引例在成十八年傳不日者莒從夷狄例皆不日不論其正不正與吳悉同也夷狄惟子弒父必書日元年傳所云是也○左氏以爲莒大子僕弒君襄三十一年以爲公子展與弒君劉敞極言其非葉夢得曰左氏謂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犁比公虐其言是也以爲僕與展與之弒則妄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文烝案左氏謂大子僕以寶玉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亦是也杜預以爲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奔不書國語則謂公使僕人以書命文子而里革更其書流之於夷大意不異而上文亦謂僕弒紀公又左氏文子之對國語宣公里革之言並有弒君之語是則魯人皆知莒世子弒君史必書之夫子必不革之矣而豈可信哉左氏浮誇

眉注坿列

第六葉一行涞卽釐字作𨤲者誤第八葉一行并官聖兒四字見漢碑又廣韻引魯先賢傳孔子妻并官氏明刻家語始誤并爲开第九葉背二行介个正俗字第十六葉一行二行能爲下本有故字王念孫云衍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四終

元和管禮昌
新陽李文楷 校

穀梁補注十五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宣公經傳第六補注第十五宣公文公子史記名倭母頃熊以匡王五年卽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補曰疏曰桓篡成君宣篡未踰年君嫌異故發之文烝案宣不去王故重發傳者元年之王亦爲平文宣與桓少異篡成君與未成君既如疏說而桓與翬共行弒宣但爲遂所立趙鵬飛嘗言之要以春秋既稱王治桓則不嫌宣元之王無治宣之義特立文有輕重之差耳張洽曰宣十八年閒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込王法不可以久廢

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補曰疏曰引彼傳例者嫌譏喪娶不責親迎故引例以明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補曰以者不以者也義在成十四年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補曰疏曰婚禮遲速由於夫家陽侶陰和固是其禮而責

夫人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夫人姜氏若其不行公得無喪娶之譏夫人無苟從之咎故責之文丞案公羊謂譏公喪娶故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讓讓依文四年傳夫人與有貶而疏申之與公羊微異**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補曰疏曰重言此者嫌喪娶辭略并明不與陳人之婦同文丞案何休說公羊曰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高閟曰見頃熊妾也而姑之也**遂之挈**補曰疏曰挈者謂去氏族而直書名徐邈以挈爲舉非也文丞案挈實是舉舉而直言之耳**由上致之也**上謂宣公補曰謂君稱類是史官臣名以告廟朱子疑此所書如此

夏季孫行父如齊補曰左傳曰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猶屏也屏除補曰放者棄置於此以異於奔者杜預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有之以遠也不得他適與屏義相近所**稱國以放**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他離會故不致補曰左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公子遂如齊補曰左傳曰如齊拜成杜預曰謝得會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補曰何休曰月者惡內甚於以邾婁子益

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補曰明亦易辭**以是爲賂齊也**宣公弒立賂齊以自輔恥賂之故休說非也經著授之書齊取補曰注謂諱賂言取用何取取鄆大鼎宋賂魯也取濟西田魯賂齊也程子以爲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是也張洽曰桓誘鄭以許田宣賂齊以濟西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罪鄭齊張略本葉夢得說顧奎光以爲鄭假齊取與魯取鼎同亂賊所畏不在强大而在無欲也趙汸曰禮國凶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此取田邑所以必書於策趙本葉夢得說僖取濟西田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撰異曰楚子鄂本公羊作楚人誤也**遂繼事也**補曰重楚是夷狄又有與國嫌義例有異故也發傳者

晉趙盾帥師救陳補曰此即下棐林之師也實未
重發傳者疏曰陳近楚屬晉嫌救非善故
釋之又救之者爲善所以駁鄭之過也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林鄭地○撰異
列曰棐公羊作斐

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大其衞中
國攘夷狄其曰師何也
據言會晉師不
以諸侯大趙盾之事故言師師
言會晉趙盾
者眾大之辭補曰疏曰齊侯救
邢惡不及事楚子滅蔡滅非其罪晉宋侵鄭失匍匐之義故
皆貶之而稱師今此稱師以大之者所謂春秋美惡不嫌同
辭也文烝案傳言以其大之非也疏論救邢亦非也公羊以爲
上言之也注言諸侯大
其大之者謂以此文欲大趙盾之事承
不言趙盾者君不會大夫之辭既稱師以大之則公羊所云
之義亦在其中趙鵬飛曰權以與其功正以定其分權正並
用而春秋之法存乎其
開非聖人不能脩也

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
何則著其善也泰曰夫救災恤患其道宜速而方云會于棐
林然後伐鄭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曰非
也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補曰傳義泰未得之王引
之曰鄭字衍文桓十五年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例承

前傳言之伐下不當有鄭字文烝案王說是也傳先言于棐
林者出經文也又言地而後伐疑辭者泛論春秋之例也又
言此其地何則著其善者言此之以棐林地則非疑辭乃特
明救陳之師所至之地所以著其美與上善救陳之義相爲
終始也孔穎達曰陳在宋南楚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陳既
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至於
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棐林同共伐鄭棐林鄭地明
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者致其意耳
孔說足與此傳相
發趙匡駁傳說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補曰崇者附秦小國當從左傳○撰異曰
縫人注柳之言聚倘書左氏字亦作宗公羊作柳趙坦曰周禮
人語廣雅崇聚也此必齊人大傳注柳聚也齊
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時楚鄭侵宋補曰疏曰經不
言救未者以上有楚子鄭人
侵陳遂侵宋之文今云晉人宋人伐鄭明救宋可知文烝案
楚鄭侵宋之師早已去矣以是時晉與宋共伐鄭故言所以
救宋也經自不得有救文與
狄人伐衞所以救齊相類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撰異曰孔穎達左氏正義曰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荀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帥眾故並具其文或於歸生之下無帥師之字脫耳獲者不與之辭也華元得眾甚賢故不與鄭獲之補曰疏曰注言得眾故不與獲然則晉侯雖失眾諸侯無相獲之道言獲者晉侯失民亦言獲也定故亦不與秦獲也徐邈云獲是不與之辭與者當稱得也定九年得寶玉大弓是也弓玉與人不類徐言非也文烝案不與之辭施於兵獲則為通例凡書獲益多因史文之舊而其義則或以不與獲為義或以引取之為義傳於此發不與之例謂書獲即見不與之義或以解傳猶於麟言引取之亦謂書獲即見引取之之義不須更求與之之文以解傳也戰所得俘本當言獲言獲即是不與麟至既以狩為文狩所得獸亦本當言得失而復得又當言得獲大弓國之重器物之類之寶玉之類不相假皆史例之舊也左傳例凡與得訓釋雖同而用字各有所主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姚鼐以為器用者其器可用用焉者謂人民走獸之屬能自動用其身異於器之待人而為用也陸淳纂例用力禽之曰獲非用力禽之曰得與左氏亦兼通也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獲得連文而各別又曰王用出征獲匪其醜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田獲三品得黃金矢得黃金君子得輿或繫之牛行人之得失得勿恤元

喪元得億喪貝七日得或得其柄得其資斧婦喪其茀七日得此類皆與春秋相符足知古人用字之例矣隨有求得隨有獲得其大首獲明夷之心皆兩爻相承而異其文得其主矣及得臣得妾得童僕得敵此類又自為一例難以俘獲比之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眾心軍敗而後見獲

以三軍敵華元

補曰敵當為救轉寫誤也晉與秦戰于韓未言敗績已獲知晉侯不得眾心明矣

穀梁補注十五

可奪帥子路曰子行三軍華元雖獲不病矣

宋師宋爵稱公得準元侯方伯之此承救其將言之三軍謂三軍者當時言軍之通稱故子曰三軍

何休曰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未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柰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眾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如何補曰敗獲兩書常例也非變文也凡師敗者或君將或大夫將君傷言君敗重君也大夫傷則於師敗中包之別於君也若被獲則無論君大夫皆書敗書獲獲既重於傷而敗亦不可不書也韓戰師敗君獲而不言敗傳云失民明特為變文矣既有彼變文故此文有盡其眾以救其將之意有不病華元之意比類相較其意自顯豈謂非常例乎鄭說無以折何氏而劉敞疑之抑殊不察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補曰晉靈公○撰異曰皐公羊作臯穿弒也穿趙盾從父昆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補曰朝者公羊以爲使諸大夫皆內朝也其下文云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則大夫立於朝也外朝而暴彈之暴殘暴補曰廣雅曰暴猝也此如已孤暴貴暴益之暴謂出其不意猝彈之也左氏矣濰水暴益公羊皆謂從臺上彈之觀其辟丸也補曰說文丸圜也傾側而轉者公羊曰是樂而已矣謂以是爲笑樂趙盾入諫不聽補曰左氏公羊又有殺出亾至於郊禮三諫不聽則去待放於竟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必三年者古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繼用徽纆示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補曰左氏公羊謂靈公召盾飲食將殺之盾乃出也注首四句疏謂本公羊荀卿書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招使還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史國史掌書記

事狐其名補曰董狐也晉史所書如是左傳乃曰趙盾弒其君公羊則直同經文皆誤趙汸言之矣趙又云此與魯史諱內惡不同劉敞論此事則以諱惡爲仲尼新意文烝以爲列國之史諸侯制也魯史王禮也隱閔子般子惡之弒舊史本書薨卒君子從而立不地不日之法也以吾說求之乃可解劉知幾之惑盾曰天乎天乎子無罪告天言己無弒君之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迴己易他誰作盾而王念孫曰注非也爲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弒其君也公羊曰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古書爲字或與謂同義二字可互用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亾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盾是正卿又賢故言重補曰穿也志也傳明晉本以盾弒赴不以穿葉夢得曰左氏傳史不傳經故雖得於三言而莫知春秋之義正在於志同則書重乃略而不言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鄭嗣曰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然則稱臣以弒罪在臣下也趙盾弒其君不言罪而曰過者言非盾親弒而君子仍之者明史從赴書盾弒而君子仍之上言以罪盾此言過在下互辭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

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邵曰止君之
嘗藥受弒父之罪孝不至故
秋必加弒於此二人者所以
加惡名欲使忠臣覩之不敢
來之遠防也盾與止加弒是同
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
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文
存史文蘇轍曰言忠臣之至
爲法也孟子言以不義取之
也充類至義之盡而名之曰
則不可故春秋以弒君責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補曰史記襄王子頃王壬臣世本
栗後文十四年春頃
王崩不志至此乃志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牛自傷
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
范別例云言之補曰公羊亦云緩疏曰舊解
傳於執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則其餘不發者亦緩可知耳文
烝案下句申上緩意也傷自牛作非人所能不得責人不敬

故爲緩辭與成七年緩辭同
意此牛不須免見成七年注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
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補曰
後牛又自死非人
所能謂之變而已乃者亾乎人之辭也譏宣公不恭致天變
補曰注解亾乎人非
也說見僖三十一年疏曰重發傳者嫌牛死于卜郊不從異
也不言免牛而云不郊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故直言不郊
也文烝案所改卜之牛卽公羊及郊特牲所謂稷牲稷牛也
此牛又死若傷不得又有牛則不郊矣公羊曰曷爲不復卜
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
於稷者唯具是視公羊之意以初時十月繫牲於滌宮帝牲
稷牲並繫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其有三月今因帝牲有災謂
之不吉則改卜稷牲爲帝牲還是在滌之牲其稷牲但
須視其體具所以爲可若再有牲變則無復有牛可爲帝牲
當止不郊故再變不復卜也但改卜之稷牲何以決其必吉
唆助以爲不吉則亦不郊或恐此卜但示有其事不復細論
蓋因前此十月繫牲時二牲已皆卜而得吉故歟郊特牲曰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孔穎達曰
爲猶用也用稷牛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用此皆
與公羊同知穀
梁意亦不異

猶三望補曰前牛傷後牛死並在正月皆不可知其在某日三望是上辛與否抑或非用辛無以言之屬上天王崩而書郊之變同於他文不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紼而行事又曰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杜預曰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又引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文烝案杜意又有與舊異者謂君薨既祔作主以後宗廟四時常祭亦得行不用三年不祭之說杜非也

葬匡王補曰蒙上月

楚子伐陸渾戎○撰異曰左氏戎上有之字公羊作伐賁渾戎音義賁音奔案古陸字與睦通說文酋古文睦與賁相似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補曰自此赤狄四見白狄三見孔穎達曰謂之赤白其義未聞盖其俗尚赤衣白衣也文烝案以左傳國語呂氏春秋杜氏後序引汲冢紀年考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皆白狄也閔二年狄入衞僖二十四年狄伐鄭文七年狄侵我西鄙皆赤狄也經皆通言不別至此別之者亦北燕從史文之例何休以爲進稱赤非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補曰盖不蒙月在時葬正例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郠莒人不肯補曰莒大於郠故以莒及王猱說是爾雅曰肯可也月者從平例及者內爲志焉爾補曰重發傳者嫌平不入例也平者成也補曰重發傳者以內平外嫌有異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爲大國所和平補曰平者亦稱人故不肯平同

公伐莒取向甚矣向邑伐猶可取向甚矣以義兵討不平未若不用兵以義使平者也故曰猶

可也補曰注非也直言伐者容有義兵所以爲可今加言取向言伐又言取則貪其利而已所以爲甚隱四年引舊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傳以凡諸義兵爲可而曰猶者諸侯未賜弓矢不專征伐雖較善已非大平法**莒人辭不受治也**乘義取邑所以不服補曰治討也不受治卽上不肯平也言平人國而取其邑則不肯平者轉有辭**莒義兵也**討不義怨補曰義兵者假義以爲兵名是亦義也案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趙岐注曰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章指又曰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然則孟子所謂義非卽傳所謂義又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善則傳所謂義耳**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補曰義利渾言則通析言則別易文言傳左傳並曰利者義之和也國語曰義者利之足也墨子經曰義利也二者通也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大學言以義爲利孟荀並言先義後利則二者別也董仲舒言義養心利養體至朱子以天理人欲爲說意尤切至天理字本樂記乃程伯子所以得不傳名而利於實宣公乘義爲利并其所假之義而失之與凡伐取者同故還從所惡常例不致者從例也

秦伯稻卒補曰秦共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補曰鄭幽公後改爲靈公生從之者耳李廉據後十年鄭改葬論時斵子家之棺而逐其族疑實歸生弒左傳以爲公子宋弒君歸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補曰上年侵下年又伐明此非討賊矣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補曰月者爲下卒○撰異曰左氏妄刪經字耳其實傳是省文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婚禮主筵于廟以待迎者諸侯大夫爲之主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主**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人設几

與夫婦之稱也來者謂高固高固齊之大夫而今與君接婚姻之禮故不言逆女補曰此注視莒慶傳爲詳來者一句誤疏曰重發傳者莒慶小國之大夫高固齊之尊卿而娶公之同母姊妹嫌待之禮殊故發傳明其不異也徐邈云傳言吾子是宣公女也理亦通耳文烝案徐非也孔穎達據公孫茲如牟知高固亦因來聘而自逆

叔孫得臣卒補曰疏曰不日則惡可知矣何休云知公子遂欲弒君而匿情不言未審范意亦然以否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高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補曰疏曰經既言及子叔姬傳何須更言及吾子叔姬也以方欲解及爲非禮故上張其文也此書及爲非禮者公與夫人之行須言及以別尊卑陽穀之會言公及夫人姜氏而樂之會以夫人之伉不言及故知去及爲非禮今叔姬歸寧當以獨來爲文高固奉命宜云來聘經總之言來故知書及爲非禮文烝案凡內女書來者皆不使得歸者彼皆是諸侯夫人直來則非禮可知子叔姬爲大夫妻大夫妻有歲一歸宗之禮直言來嫌使得歸故總言之以見義本以其隨夫偕來譏其非禮故傳順經意稱之也其實大夫妻歲歸宗惟同國則可嫁他國者亦不得無事歸宗與夫人同就使叔姬獨來經直書曰齊高叔姬來亦是不使得歸之意傳例所謂婦人既嫁不踰竟也特此處未暇論耳范注失之○左傳曰反馬也說亦可通於傳反馬不親行此因聘親自反馬也杜預曰廟見遣使反馬孔穎達曰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以歸也謙不敢自安者若被出棄將乘之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據元年趙盾帥師救陳言帥師也補曰元年稱帥師救陳此亦帥師可知疏得之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元年救陳下四國君會晉趙盾變文書曰前變文與帥師此變文不與帥師其文相對明經意不正其敗前事矣

夏四月

秋八月癸亥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者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補曰疏曰重孫不稱使此則稱使嫌異故重發之言不日者據及荀庚盟之屬有日也文烝案不言其人二句僖三年成三年傳俱有者左傳曰始通且謀會晉益以公得會晉自此始故不月又不月異之蚡首句者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及余仁仲萬卷堂經注本呂本中集解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余本存者自宣公起何煌校出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補曰竟九月雩不得雨故不言大雩爲旱故不言不雨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某地補曰當云晉地即昭二十五年

之黃父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盖有疾而還黃齊地補曰公羊曰有疾也注當去盖字乃者也乎人之辭也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乎人言魯使不得其人也補曰注解乎人非也說見僖三年前是天災此是有疾其事異也復者事畢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者是不使遂專命補曰事畢謂至國下云反命是也此與公尸此不專公命也遂以還補曰注解以尸將事之義宜說於此

辛巳有事于大廟補曰此盖禘也諸侯禘或祫此禘于大廟祫與否無以言之何休曰書有事者爲不祫志曰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何彼傳無禘文言禘非也鄭意皆得之鄭所引說者謂左氏說曰有事以言有事也是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者稱祀戎皆釋須此起之此祭雖無失禮亦當日仲遂本不卒者卒之不當日明矣仲遂卒于垂祭于大廟之日而知

仲遂卒垂齊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于垂補曰垂是齊地遂卒在辛巳前今以君聞卒之日爲其卒日者見臣子之義與公孫嬰齊同意又因遂卒本不當日也不移卒文於辛已祭前者本不當卒若先出卒文雖疏之未足見意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十六年傳曰大夫不言公孫疏之也補曰疏曰遂見疏而去公子經不可單稱遂卒以遂於後以仲爲氏故稱仲遂卒也文烝案大夫卒不可直名者嫌是不命大夫若無侯俠之等也遂之身已以仲爲氏劉炫以爲受賜得之疏言遂於後以仲爲氏非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共弒子赤補曰是弒君賊不當書卒者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則其卒之何也據公子翬不書卒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去簫鼓禹卒祭事言今不然補曰去樂者凡有聲無聲之屬悉去之也今不去樂卒事故卒仲遂以譏宣但宣雖去樂卒事而壬午猶繹非禮當先書去樂卒事以明正繼書壬午猶繹以示譏仍不得不卒仲遂其理易見故傳不具言耳何休曰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文烝案傳言是不卒者也以譏乎宣也補曰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兩傳意同李光地說下猶繹曰檀弓載仲尼言卿卒不繹則遂之功罪姑無論矣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是也文烝案劉敞亦云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

壬午猶繹補曰各本此經下衍萬入去籥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猶者可以已之辭也補曰疏見文六年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補曰疏曰旦日猶明日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之禮文烝案公羊曰祭之明日也爾雅曰又祭也何休以爲繹繼昨日事孫炎以爲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享賓者賓尸謂以尸爲賓而享之天下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繹亦是賓尸異其名耳故傳以享賓解繹也何休曰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肜者據昨日道今日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

萬入去籥萬舞名籥管也者異也去徹也藏也訓藏字或作弆後人別之耳鄭君周禮注曰去樂藏之藏之可知鄭言藏是也又引此而曰萬言入則去者不入也言不入非也籥即在萬中昭十五年補曰此本杜預萬入籥入與諸書入

籥入去樂不可言樂不入明矣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爲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補曰公羊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已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而爲之也何休曰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去其有聲者不欲令人聞之也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文丞案傳文簡略須以公羊證明之何氏解萬字不合古義詩曰方將萬舞毛傳曰以干羽爲萬舞陳奐曰樂記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干舞有干與戚羽舞有羽與籥羽舞亦曰籥舞干舞爲武舞以舞大武羽籥舞爲文舞以舞大夏曰萬者又兼二舞以爲名也韓詩傳萬大舞也以干羽舞故爲大舞逸周書世俘籥人奏武王入進萬孔晁注曰武以干羽爲萬舞春秋言萬入去籥明萬必有籥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干眾仲明萬必有羽孔穎達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又引韓詩說以夷水大鳥羽則萬舞有羽古無異說萬舞或可省言于故公羊謂萬爲干舞雖專言干舞不謂萬無羽籥故異義所載公羊說以萬爲羽王與傳相補備何休以爲萬取武王以萬人服天下之義不爲羽籥舞之兼號鄭君詩箋以萬爲干舞籥翟方爲籥舞誤矣夏小正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益亦誤陳

疏申明毛義詳確可據自呂祖謙發其端矣夏小正商頌皆有萬而何休以爲起武王者本春秋說文益以小正未足據商頌則宋襄公時詩也郊特牲以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爲諸侯之僭禮則侯國之祭本無干舞祭統稱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魯不與他國同郝懿行爾雅義疏說籥據詩傳說文禮注風俗通廣雅詩音義諸文以爲吹籥短於笛而三孔舞籥長於笛而六孔或七孔趙汸曰禮樂者先王大典其節文之末皆精義所存諸侯不得妄不從者君流故猶繹之失去樂之得史皆書之以謹亾失之漸文炁案此所謂周禮在魯而君子尤重之也○夫子於魯之禮樂蓋兢兢焉馬入大廟則每事問告顏淵爲邦則述魯之舊法斯春秋之志也皇侃說論語行夏之時謂祭祀田獵播種也乘殷之路謂郊禘大賓備樂則韶舞謂郊禘大賓備車也服周之冕謂郊廟用衮冕也四代之樂從虞氏始也

戊子夫人熊氏薨宣公妾母補曰何休以爲卽僖所娶楚女宣爲僖之妾子乖異難據孔廣森謂楚以熊爲氏羋爲姓或其公族屈氏鬬氏之屬可更以熊爲姓○撰異曰熊左氏作嬴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鄝補曰羣舒也左傳曰楚子疆之及滑汭盧吳越而還洪容甫曰循江而下以及於淮與吳越接壤也案此在時例○撰異曰鄝本又作蓼左氏公羊作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已丑葬我小君頃熊

文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公立之故主書者不得不以再貶自外妾母不得不以君貶自外妾母不得不以為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已妾母為夫人葬與成風同補曰疏曰成風可通於穀梁前論之左傳曰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弟○撰異曰頃熊左氏作敬嬴案頃敬古通用說苑以南宮敬叔為頃叔趙匡謂頃是惡謚追尊不應加惡謚非也

克葬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徐邈曰案經文是已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已丑而卻期無為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灾補曰舊解案禮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明天子諸侯不屬雨而行傳言不為雨止者謂不得止葬事而更小遠日喪不以制者謂不五百人屬雨而行哉是徐邈之說理之不通今案傳文云喪非禮可知安得云傳意葬為雨止乎又且范引徐注不言其非何為逆述范義而違之是已丑之日也若未及已丑之日而遇雨其葬期有卻者何不可四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潦服失容自當却改期日此孔氏因徐注傷疏而加詳又略本王制正義之說以通合左傳王制之文也今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鄭君曰縣封當為縣窆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孔穎達正義又引許慎異義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左氏說則與王制同以為此皆謂已發在路及葬也又引鄭君釋廢疾雖庶人葬為雨止以為此謂在廟未發也其人君葬皆為雨止故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惟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為雨止許慎以為非也正義又云鄭無駁與許同許引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為以雨而葬是不行禮何休注亦同孔廣森欲通之於穀梁乃取徐邈說指已發在路不別人君人臣又據王制文謂士以上皆為雨止則庶人雖未發亦不

止皆不合先儒所論孔又別爲說曰昔魏葬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弛期襄王弗許而惠子託爲樂水齧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爲禮是則以大雪比甚雨亦先儒所未言竊嘗論之王制左氏說庶人不爲雨止公羊說兼及卿大夫其言已歧異矣王制下文言喪不貳事亦屬庶人而穀梁此年傳不爲雨止文十六年傳喪不貳事皆言人君之禮則知王制爲記述之疏謬而左氏公羊皆未可用許愼何休鄭君孔穎達及穀梁舊解皆天之也雨有甚不甚葬有未發已發之別傳但大概言之謂葬既小得日於無禮止止則以爲非制耳徐注楊疏孔廣森亦皆失之也

庚寅日中而克葬 補曰何休曰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文烝案日中者時加午也

足乎日之辭也 補曰疏曰與定十五年日下稷乃克葬二文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公羊意與傳同時加於午視日下稷爲早是以其足乎日而爲緩辭也緩亦是難視彼爲緩耳

城平陽 補曰杜預釋例曰此東平陽也杜以左氏哀二十七年傳之平陽爲西平陽

楚師伐陳 補曰僖之篇楚以之一以敗也自此後始有師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有 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烝案疏引往月危往之例以爲此朝書月卽是非禮之異文不知正月書月者非必在危例襄公母以四年七月薨其冬公如晉不月明書月不以其非禮易見無假於月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今以爲夫人則不用此制禮服問有近臣從服唯君所服之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補曰仲孫蔑公孫敖孫孟獻子也蔑父交伯名穀其叔父惠叔名難左傳是春王使來徵聘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補曰疏曰當爲國名案杜預以爲東夷國故疏從之滅夷狄例時說亦可通但穀梁此處無傳則非國也取邑例時當是取邑諸微者取之如孔說則皆是內稱人之文與入祀伐邾同與取濟西田異未敢定也

八月滕子卒補曰滕昭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補曰月者爲下卒日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補曰晉成公也公羊曰扈諸有晉之邑也案扈本鄭地不知何時入晉其地於外也外謂國都之外及竟外皆外之外也注專指此文但以國都之外解外字非傳意也地以地名不地以會者成十三年傳曰公大夫在會曰會徐邈謂內君不言卒于會傳雖無說以彼出其地故不言會未出其地卽傳所謂未踰竟孫覺從之說亦可通其日未踰竟也傳例曰踰竟無以別之矣案襄七年文正與襄二十六年許男卒于楚同恐後人謂操扈是國故於疑似之際每爲發傳曰未踰竟也補曰此注甚錯謬傳言在外未踰竟者當書日與在竟外者不同明書日爲未踰竟之通例不以正不正論也在竟外而卒苟非明書其所卒之國則正不正悉不日傳舉此以見彼而舊說因謂踰竟不日大概得之說詳成十三年此不葬者疏曰蓋魯不會以明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補曰衛成公也不葬者殺其母弟叔武失德亦篡立之此也前無見文故去葬

晉郤缺帥師救鄭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撰異曰子各本誤作人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正

陳殺其大夫泄冶補曰大戴禮保傅賈子書韓詩外傳皆曰靈公奔者史本無之○撰異曰泄左氏作洩唐石經公穀亦皆作洩避諱改也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補曰重發傳者泄冶忠賢異於申侯將詳其事故復發文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補曰傍淫曰通謂徵舒母夏姬鄭穆公女御叔妻也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二人陳大夫補曰此于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或衣其

衣或衷其褕裹者褕在衷也裹衷衣褕短衣也釋名有反閉褕有要褕杜預曰衷懷也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補曰仁人愛君者也公卿宣淫可令聞乎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補曰孔子稱比干爲仁泄冶庶幾近之王肅家語載孔子語謂泄冶不得同比干引詩板篇與左傳文同皆不足據也何休說公羊言泄冶有罪似用左傳其作肓肖則以爲無罪益以左傳究不可用

眉注坿列

第十一葉十九行左傳四語陳疏所增訂

第十二葉八行郊禘大賓四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五終

吳縣吳大彬新陽李文楷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六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十六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宣公經傳第六補注第十六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撰異曰公羊唐石經磨改及鄂本西下有之字誤衍也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齊由以婚族故還魯田爾雅釋親曰婦之黨爲婚兄弟爾雅曰公羊僖二十五年何休注曰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爾雅釋親婚姻章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亞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郭璞注曰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釋親題章凡四曰宗族曰母黨曰妻黨曰婚姻通言之皆族也尚書歐陽夏侯說禮戴說九族者謂父族四父之姓五屬之內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也身女子適人有子也母之昆弟也母之父母也女昆弟適人有

子也妻族二妻之父也妻之母也竊以司徒族黨之名皆取聚義小雅兄弟昏姻之句並顯親情各得通稱非無意矣

不言來 補曰據郠灌涇陰田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補曰受者受於齊侯也諸言來者皆專使接公之文此田公如齊受之公使接公不得言來或雖有專使而以公之親受爲重於此可略亦不須言來趙匡難此傳非也齊西田上加言我者亦以公如齊受之則齊人未歸之前此田已屬我故特加我於歸時以與不言來之義相爲接足傳釋不言來則此意亦兼見公羊以爲言我者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其實未之齊何休曰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如公羊何氏之義則書取既爲虛文書歸亦非實事劉敞駁之是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傳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則此丙辰晦之日也己巳在晦日之下推尋義例當是閏月矣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言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蓋史策常法文有定例閏有常體無嫌不明故不復每月發傳哀五年公羊傳曰閏月不書此何以書推此言之則春秋固有在閏月而不冠以閏者矣至於閏不告月猶朝于廟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無以言其事故書見變禮補曰徐邈謂日食是三月晦日經冠以四月耳見隱三年范其論書閏不書閏之義則得之非也

齊崔氏出奔衛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何休曰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窆可復以爲舉族死乎鄭君釋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補曰舉盡也公羊之義不可出耳蓋崔氏在位者不止一人今並去國經辭尚簡不可悉書則書崔氏而已此自不得以尹氏爲比左傳以爲崔杼趙鵬飛考校時代疑其非杼爲附會之說家鉉翁亦云

公如齊 補曰左傳曰奔喪杜預曰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齊禁矣而莫甚於奔其喪之魯唯齊是聽孟子所謂人役者也文烝案此蒙上月所以危之與成十年同

五月公至自齊 補曰致亦月者亦危之非但爲下弒日成十一年亦同此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月者蓋爲下齊惠公葬速起補曰疏曰宋師伐滕外事也歸父如齊又不當月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今上有齊逐崔氏之文又非五月而葬明書月爲葬惠公文烝案注速字可刪去疏又非句亦當刪

公孫歸父如齊補曰歸父遂之子于家

葬齊惠公補曰上年不會晉葬於齊則卿往以事晉者事齊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王子也補曰王子已爲大夫而未受采邑無氏又不得以季繫王子故繫於王王季猶言周季也左傳謂之劉康公杜預曰其後食采於劉其曰子尊之也子者人之貴稱補曰公羊曰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公羊說是也貴卽尊也爲大夫故字以母弟而爲大夫之尊其弟兄尤不得以屬通也左傳謂之劉康公杜預曰其後食采於劉公羊曰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公羊說是也貴卽尊也爲大夫故字以母弟而爲大夫之尊其弟兄尤不得以屬通

聘問也補曰重釋聘者故備文又王聘終於此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撰異曰繹公羊作蘱案左傳文十三年邾遷于繹此所取孔穎達以爲別有繹邑近在邾都旁或當作蘱爲是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補曰左傳曰初聘于齊

杜預曰齊侯初卽位

冬公孫歸父如齊補曰左傳曰伐邾故也杜預曰魯侵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

齊侯使國佐來聘補曰孔廣森曰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卽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饑補曰傳例二穀不升謂之饑大水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苗可更種惟無麥耳冬不至饑故彼冬無饑文上不至於無或偶無一穀本或作飢案飢者假借字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 夷陵齊地補曰杜預曰辰陵陳地文丞案陳未葬而稱侯陳靈蔡靈蔡平之稱侯亦與他例不同也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以楚遂主盟故略之甚猶盟齊盟鹿上之意也○撰異曰夷左氏公羊作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欑函狄地補曰左傳言郤成子求成於眾狄服也蓋此會乃晉所以翦赤狄之役遂服於晉會于欑函眾狄疾赤狄之羽翼爲十五年滅之之地 所以異之於諸夏補曰莊三年晉侯及吳子者言及之文也彼會若魯不與會書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吳不得從列數之例以殊會爲外以書尊及卑爲進今不言晉侯及狄會明是外之猶吳之殊會矣此義施於會不施於盟不得以衞人及狄盟爲難黃池又進吳柄子則別有義也傳也字咨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變楚子言人者弒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其月謹之補曰人人得殺

者即是眾辭從殺有罪例也孔穎達曰不稱大夫者諸放殺及執他國之臣皆不言某國大夫以人臣卑賤故也文丞案凡殺他國君亦不稱君皆例耳疏曰其月謹之者不能自討藉楚之力禍害必深故書月爲謹之文丞案下有丁亥此亦當月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 不地明是殺之於陳左傳亦曰入陳殺 據入國乃得殺補曰繫陳而夏徵舒 外徵舒於陳也 補曰晉人執衞侯不言入衞曰不先言入陳曰外徵舒於陳觀其心意議矣故春秋之徵也惟傳顯之春秋約而不速惟傳彼人隱柔求之 外王命於衞楚人殺陳夏徵舒不其外徵舒於陳何也 據徵舒陳大夫不應外明楚之討有罪也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補曰討得其罪不可不明其義此即論語請討齊陳恆之意與下各自爲義也公羊以爲貶楚子柄人不與外討又以爲雖內討亦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實與而文不與是不達事理之言當以下傳所云猶可者爲定論也傳於城楚丘云不與齊侯專封解經書城而不書衞遷之意書城仍非譏也曰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何得云不與乎

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討賊無罪也

何用弗受也補曰據討賊可受

不使夷狄爲中國也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執國威柄制其君臣僨倒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爲中國補曰注非也夷狄謂楚也爲治也治亦討也以夷狄治中國而討罪不可以訓故於此還從弗受常例若不使得然苟非夷狄則須有特異之文以當入文矣此與下事又不相涉下事下自見義六經奧論曰穀梁解經大氏在於尊王室抑外夷明賞罰此三條備之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君此納大夫嫌異故也

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雍曰輔相鄰國有不能治民者而討其罪人則可而曰猶可者明鄰國之君無輔相之道補曰注言不能非也能讀爲柔遠能邇之能鄭君詩箋曰能猶伽也伽與如通謂伽順也不能民者不順民也王念孫曰書言不能厥家人左傳言入而能民不能其民不能其大夫不能外內公羊言不能乎母並同義文烝案人之不順乎民者謂繼世之君未順乎民者也言爲他國討賊之道若但以之輔人則猶可若如下所云入人以制人則不可也猶字義當如注說孔穎達王制正義曰僞無弓矢之賜陳恒弒君

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此足與傳相證

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二人與君昏淫當絕而楚強納之是則不得其道矣疏曰麋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淫亂明絕之也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于陳故省文耳無義例文烝案麋氏非也疏是也陸淳聞於師曰討徵舒正也故書曰人許其行義也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罪以示非正也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張洽曰聖人子善之宏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游夏不能與者也程端學以爲視其所以者當觀其所由書殺於前書入與納於後其由來者顯矣○案莊王入陳縣陳因申叔時言復封陳此左傳所載也史記陳世家曰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王肅家語因之夫使此言果夫子之言何以經文絕無所見經但言入不言滅於縣陳封陳之曲折無以言之也公羊家謬說所謂求周秋不專據魯史記者也司馬遷所謂孔子讀史記者乃當時穆楚莊春秋以爲夷狄而略之皆未嘗賢之亦不以霸待之自二國曰強競相追美左氏公羊附和成說孟子亦因時俗之論稱秦穆之霸而於百里奚孫叔敖皆樂道焉遂滋後人

之紛紜矣風俗通及趙鵬飛家鉉翁趙汸皆嘗論之學者當據穀梁二伯之文以明春秋專家之學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傳例曰失德不葬君弑賊不討不葬以罪下也日卒時葬正也靈公淫夏姬殺泄冶臣子不能討賊踰三年然後葬而日卒時葬何邪泰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卽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表討賊不言靈公無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不嫌補曰注楚已討之三句本公羊疏曰未五月謂之前以見故今三年始葬非是小有前卻故書時不嫌也文烝案書月見故者雖適五月亦書疏非也此注踰三年而以下當改云文承上事則有故居可知矣故書時不嫌亦鄭莊公不日之例也劉敞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靈公是已凡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苫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補曰韓非淮南子並曰楚莊王勝晉於河雍之閒雍卽灃也疏曰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文烝案此晉荀林父救鄭之師也左氏公羊同左氏以爲晉聞鄭及楚平乃濟河而戰故不得以救鄭書高澍然曰若書救鄭及楚戰似楚圍未撤鄭守未下晉以戰爲救鄭故皆非事實矣績功也補曰爾雅同又曰功績成也墨子經曰功利民也孔廣森曰敗績猶周禮言師功事也補曰轉相訓爾日其事敗也補曰疏曰舊解此不功雅曰績事也戰事書日者爲敗之故也特於此發之者二國兵衆不同小國之戰故特發之徐邈云於此發傳者深閔中國大敗於彊楚也今以曰爲語辭亦足通也但舊解爲日月之日疑不敢質故皆存耳文烝案徐說是也曰當音聿左傳例曰大崩曰敗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補曰傳以蕭爲微國滅例中國曰之文未必於君身取義宋之國楚莊夷狄之盛故書日文烝案徐說以晉滅潞氏推之但此無以其君歸卑國月此在月例日者蓋以蕭近德故進而詳之疏引徐邈云蕭君有賢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戊衛地補曰案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皆大夫也

稱人者蓋以晉師新敗霸業已衰故略之既著同外楚文則無嫌爲卑者

宋師伐陳○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宋師伐陳者案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溺此一經疑脫耳

衛人救陳補曰疏曰此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反救陳不足可善故傳不釋文丞案此是傳略不具耳經論其大義不屑屑論之衛人救陳楚人救衛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皆善也趙孟何曰讀春秋者不可於細事上求是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覓曰前後無齊衛交惡之事

夏楚子伐宋補曰自九年以來連書楚子凡八事莊王會盟征伐皆身親之李光地曰見中國政在大夫宜其不競於楚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撰異曰穀一本作穀唐石經磨改作穀左氏公羊作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補曰疏曰徐邈云圍例時此圍久故書月以惡之丞案月或爲下葬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補曰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高澍然曰僖會盟于薄復會盟于宋歸父復會于宋東北與魯接壤懼楚師及己故先納款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補曰月者例也平之正例內外皆月○撰異曰陳岳春秋折衷曰左穀宋人及楚平穀皆作及楚人平案左氏誤此無內文嫌有異平者成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北小國嫌外內異也案當云善其量力而反義也各自知力不能相制反共和義也補曰小國事大國大國之義補曰上下謂君及臣民左氏賈逵注曰善其與眾同欲謝湜曰宋見圍凡九月外無隻輪匹馬之援內有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怨之不可以結也故請和於

楚以求平楚人知忿之不可以恃也故受之
宋之和而與之平二國之平眾所同欲也外平不道補曰不
例因史例也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吾人謂大夫歸父補曰此猶
之外釋不志以公之與之盟目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撰異曰潞字國語或無水滅
國有三術術猶道也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時此謂三術補曰疏曰中國曰者衛滅
中國曰卑國月夷狄時此謂三術補曰疏曰中國曰者衛滅
邢之類是卑國月者無侯人極齊侯滅萊之類是夷狄不日
者楚滅江黃吳滅州來之類是此不云夷狄時而云不日者
方釋潞子嬰兒書日之意故云不日文燕案傳特發例於此
者因變例以明正例此論經例耳舊史則皆日也疏其曰潞
論滅萊非也萊本夷狄非正例滅州來當改爲滅巢其曰潞
子嬰兒賢也補曰字當爲日月之日謂以賢故進書日也
許頓胡例也既日之故亦名之與四君同若夔滅在時例則
夔子不名矣若然書名者與書日之文相足書日爲賢則書
名非絕之乃與常例異也疏曰書日以表其賢書名以見滅國所謂善惡兩舉其說未是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補曰則名大夫則字皆常例案左傳時有召桓公召戴公此殺者召戴公毛伯衛也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補曰當上之辭者謂不稱王人以殺是以王命殺也王札子猶言周札子札子者名也左傳謂之王子捷是羣王子也王子未爲大夫則皆名佼夫瑕猛朝等王子捷是羣王子也王子未爲大夫則皆名也左傳謂之解經不言殺其大夫補曰據凡稱人者皆言其大夫兩下同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補曰兩下者兩臣兩臣相殺不得爲眾非眾不得言其言其則不辭兩下相殺也辭不得稱人故亦不得言其何也補曰被殺不名者別於卒也札子非大夫

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

補曰詐稱曰矯以非兩下忿怒故志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謂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知以王命而殺之補曰以王命殺也左傳記晉殺是之謂當上王命殺是之謂當上以王命殺則何志焉補曰以王命殺則是王殺也矯君命而經概從君殺之文是其比也但春秋多記列國殺大夫而王殺此外不見或以列國之殺爲天下主者天也補曰爲專殺而王殺則異歟故又據以問

萬物本乎天繼天者君也補曰天之於人以言受命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補曰君臣皆惡至於矯殺故不可不志劉向說苑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之事也有漸以至焉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補曰則國家從之申足上意也沈棐曰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不行於卿士矣上下相夷王室益衰不可救止文政亾燕案荀子曰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尊與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杞邑補曰依公羊字卽隱四年昭五年之牟婁也當云莒邑○撰異曰無公羊作牟

初稅畝補曰急就篇種樹收斂賦稅租顏師古曰斂財曰賦斂穀曰稅田稅曰租王應麟曰漢志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文燕案依匡甲三軍例此亦當月但國以民爲本今改舊法厚斂於民內之大惡較彼二事爲甚故略不爲謹月文若是國之常事哀用田賦亦同此也初者始也補曰亦一夫一婦佃田著爲令古者什一百畝以其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一夫一婦爲耕百一十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姚鼐曰一在什一而藉及徹則一在十外文燕案漢高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以後常三十而稅一以爲定制蓋郡縣之天下其用較古爲儉古者千里之畿五等之國其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餼百官有司委曲煩多必什一然後足藉而用自堯舜已然矣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邊曰藉借也謂借民力以藉爲賦藉理亦通文燕案王制孟子皆有此語初稅畝非正也補曰言穀出過藉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補曰六尺爲步三百步者謂廣與長也九章方田術依秦漢之制畝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周制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廣

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九百畝大戴禮王言亦曰三百步而里里者謂方里故孟子曰方里而井以上韓詩外傳盡同也開方之數卽積其里之方之數而乘之如王制云州方千里則其積百萬里矣四海之內九州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其積九百萬里矣書皐陶謨彌成五服至于五千畝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則其積二千五百萬里矣至於自此至彼如傳云縣地若干里某去某若干里者但據一邊袤長不計積方又但據人跡屈曲非計鳥路徑直當分別觀之也井田二字於文皆象形井謂之畫畫字下亦象田四界古者畫九州畫井其始也八卦六書皆取畫名又轉爲繪畫九數之序則先方田明井田爲萬法本故易說曰井法也下文井竈之井蓋因井田得名易卦有井指其物言之易說訓法本其始言之說文字作井云八家一井象構韓形鬯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豈唐虞前無井字乎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何休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其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補曰說文曰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毛詩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此稼謂禾稼也田畯者爾雅曰農夫也毛詩傳曰田大夫也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初稅畝者非公之補曰疏曰何休云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治公田故公家履畝稅取之故曰履畝徐邈以爲除之一也傳稱與民已悉則徐言是也徐說異姚鼐曰謂去公田同與杜徐說同與杜徐說異姚鼐曰謂去公田預亦以爲然漢書五行志劉向云是時初稅畝畝稅就民田畝取一是與民已悉孔廣森曰去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畝稅就民田畝取一是與民已悉孔廣森曰去公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爲什二其什之一也或以爲什二哀用田賦以後耳案趙鵬飛呂大

圭說並同此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悉謂盡其力補曰自古有者公田爲居八家共居三百步至此申明上意古曰中田有廬補曰謂以二十畝爲八家廬舍也詩文去公田實耕八十畝則其有廬何休曰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案上公田句當如劉何趙呂姚孔之說若不知井竈葱韭盡何休其義不明故傳復言此一圃以種五菜外種榛桑以備養生送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死補曰疏曰損謂減損也五菜者世所謂五辛之菜文謂以炊皆養生所重居之所急葱韭之屬燕案井所以汲竈所以炊宜種者多舉以該其餘當如注說何休曰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尙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此二句又以發上未盡之意故三稱古者○何休又論在邑之事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惎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閒求詩鄉移於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編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

冬蝝生補曰爾雅曰蝝螟蜮蜩說文董仲舒說蝝子也劉向亦謂蝗始生何休曰始生曰蝝大曰螽蝝非災也補曰此非字是非之非也言蝝不足爲災例所不志也公羊曰蝝生不書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凡春秋記災未有言生者蝝之言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補曰注說失之言今所以志蝝者責其以稅畝貪利之惡而致此蝝公羊曰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意與傳合傳上言非災下言非稅畝之災文意與襄六年傳上言非滅下言非立異姓云云正同許翰曰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用庶徵數語可與傳相發

饑補曰此饑由秋螽螽不甚而饑矣○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羊無此經案今公羊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幷盡其餘邑也滅夷狄時賢嬰兒故滅其餘邑猶月補曰疏曰非國而云滅者甲氏留吁國之大邑而晉盡有之重其事故云滅留吁言及者蓋小於甲氏文丞案滅國獲君既日之故滅邑月之

夏成周宣榭災成周東周今之洛陽宣榭宣王之榭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傳例曰國曰大邑曰火補曰疏曰不言京師者爾時成周非京師故也公羊傳云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之故范亦同之文丞案何休曰宣王之廟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孔廣森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成周者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爾雅郭璞注曰榭即今堂隍○撰異曰榭本或作謝公羊作謝災左氏作火周災不志也補曰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文丞案案疏至字乃然之誤謂徐本無不字耳徐本是也外災不志而宋爲王者後則志周災則志皆是經例因史例也徐云重王室其義允當蓋范本誤衍不字也劉敞曰宋災猶志況周災乎所駁雖是失之不考其曰宣榭何也補曰據外災皆不別所燒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故貴其器補曰公羊曰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何休曰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文丞案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宣王承亂更作之今存石鼓十形如鼓耳非樂器然亦宣王作器之證矣陳倉石鼓始見於劉昭引三秦記或謂秦文公物亦近之然鼓文鼐鼏眉聿罽五字固籀文也

秋鄰伯姬來歸爲夫家所遣補曰傳例反曰來歸在成五年左傳曰出也公羊曰大歸曰來歸何休曰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文丞案何氏於紀叔姬以爲其後爲嫡於此亦言後爲嫡其實媵不得爲嫡也鄭君曰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杜預說左氏亦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繼室者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也啖助曰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此卽賈逵適世子之說劉敞亦云

冬大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補曰莊侯甲午之子甲午卒不書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補曰徐彥引顏安樂公羊說以爲十四日日食孔廣森曰案史記漢文帝二年亦十二月望日食陰陽之異容有非可理度意測者但傳無明文未知顏氏所本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己未亦閏月之日閏也說見隱三年日食同者有同也不會故重舉於此以包之并包下蟲牢馬陵蒲騷柯陵虛打之類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補曰叔肸豈盻曰惠伯見杜預釋例世族譜蓋據世本凡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時重肸賢隆其恩禮比之大夫爲之諡遂立叔氏故史得記卒也不言公之弟者以賢舉不從緩辭例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 補曰賢之故稱弟又不爲緩辭又加字其賢之何也宣公殺子赤叔肸非責之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言無所至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宣公與之財物則言自足以距之補曰室家治生之道亾求有有求多今曰我足雖是距織屨而食織屨賣以易食終身辭亦所謂古之沈冥常內足於懷 補曰下食謂祿也秩也江永曰食與祿通言不食宣公祿秩又台於伯夷叔齊之用心何休引論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劉敞引論語作者七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中清廢中權 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泰曰經道貴於春秋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專以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叔肸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謂不去也疏曰衛侯之弟專去君傳云合於春秋此不去君衛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己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恩故得合於春秋此叔肸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食又是孔懷之親不忍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

俱暢故取貴於春秋叔肸書字專直稱名者叔肸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軌比專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專雖合於春秋無大善可應故直書名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補曰不致者惡事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補曰賈逵曰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文孟案稱人者亦從眾辭例言戕則見邾惡非見繒罪可知眾辭無所嫌也執用曰戕月非必為下卒曰○撰異曰此二繒字或作鄫而殺地于繒惡其臣子不能距難補曰詩鄭箋直言戕殘也是以為本訓公羊殺也梲謂捶打殘賊而殺之也梲字舊从手今改从木說文曰椓梲也梲言言授之摯以摯其馬其義相因邾人杖殺繒子此殘之實音義曰梲或作撰普木反亦通注打字亦曰殘賊之也梲字廣雅曰椓梲也梲杖也顏師古急就篇注木杖也字林亦云木杖庶幾補曰梲杖小椓也今俗呼為神梲言可藏於懷袖之中也後漢書禰衡傳曰手持三尺梲梲杖說文木杖或作大杖蓋誤也杖為梲杖之亦為梲猶言

甲戌楚子呂卒商臣子莊王補曰疏義見成十四年注○撰異曰呂左氏公羊作旅案漢書律厤志曰呂以旅也說文从肉旅聲之旅此以前吳楚君也文烝案自此以前莒君亦不卒秦穆公亦不卒疑惟吳為史所本無吳皆同例秦亦然也卒而不日補曰疏曰據吳諸君也文烝案莒卒亦皆不日滕始亦不日秦始亦不日皆夷狄之莒卒因史之舊疑其餘不然日少進也補曰明滕與秦皆同例也滕秦始終日此其異也夷狄所以有少進例者能脩政刑行事中夏不得不漸進之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中國君日卒正也不日不正也今進夷狄直舉其日而不論正之與不正補曰簡略也亦明滕與秦皆同例也略之者既別於中國亦因其政俗異宜難以周禮責如楚國之舉恆在少者晉叔向以棄疾為居常矣此傳為滕秦楚莒吳五國書卒者發遍例向以棄疾為居常矣此傳為滕秦楚莒傳文之簡而有條如此例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莊嫌成承所嫌之下故各發傳文烝案路寢唯此三文故傳備釋成篇較略此最略傳路寢二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補正

歸父還自晉 補曰疏曰大夫執則致歸父非執而書其還者爲名今不書歸父之氏明有致命之義也文烝案遂卒以言仲爲疏慶父來以直言仲孫爲疏知此還非以直名爲疏者此還爲奔而書事在奔例無取疏義明當從常文言公孫特以文在還自晉之上事未畢而若畢得有致命之義而去氏也各本此經下衍至檉遂奔齊五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 補曰疏曰文烝案事畢者至國之辭君臣異也文烝案事畢者至國之辭補曰喪不畢也下注曰莊八年秋師還是也八字贅甚滯甚今刪全書刪注唯此一處

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人之子謂歸父子也言成公與歸父子共守宣公殯 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 捐棄也奔猶逐也言成公棄父之殯逐父之使使謂歸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補曰喪不貳事況於逐父之使乎孟莊子猶不改父之臣況於國君以其緩喪不孝謂之奔父春秋之意也亦各本誤作以今依唐石經余本胡安國傳俞皐本程端學本義李廉會通本改正

至檉遂奔齊 杜預曰檉魯竟外故不言出補曰郎文七年例云在外也○撰異曰檉左氏作笙

遂繼事也 補曰疏曰重發遂例歸父奔不謹曰異於公孫敖者以從繼事例則不得曰傳并見此意也必從繼事例者明惡成公逐之既惡成公即知其不惡歸父左傳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此定論矣高澍然曰書遂者聞亂而奔之迹非若敖奔莒之前定也

眉注坿列

第九葉十四行五服即是九州而方五千里較之方三千里幾三倍何煩或謂要荒二服夷蠻之地甚寬而周之楊荆二州悉爲要荒他州亦時有之終無以知其審也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與王制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六終

安縣吳大彬
太倉畢長慶 校

穀梁補注十七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成公經傳第七補注第十七 成公宣公子史記名黑肱母聲穆姜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補曰疏曰何休徐邈並云此年無冰者由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范意不同文烝案何氏引尚書曰舒恆燠若又引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温倒賞也范意亦主洪範但不指實耳終時無冰則志見桓十四年注大致亦主洪範但不指實耳終時無冰當志之丑今方建丑之月是寒時未終補曰桓十四年傳曰無冰時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言終寒時無冰何也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復冰矣補曰疏曰終無冰矣謂過此時無冰則終無冰也加之寒之辭謂於此

月書者以此月是常寒之月加甚之辭故麋信徐邈亦云十二月最爲寒盛之時故特於此月書之是也文烝案詩豳風一之日觱發毛傳曰風寒謂待風乃寒又二之日栗烈毛曰寒氣謂無風亦寒明周之二月其寒加甚他月是月無冰則終無冰矣麋徐及疏皆是范別言加甚常年失之疏申注亦不用其說也無冰書時則是終寒時故不發傳此在二月下三月上故特發之桓十四年無冰在正月下者舊解正月自爲公會鄭伯不爲無冰或當月卻而節前則周正月亦是常寒之月文烝案舊解是

三月作匕甲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甲鎧也補曰不言井邑言匕者賦法起於丘也疏曰徐邈云甲有伎巧非凡民能作而强使作之故書月以譏之文烝案稅畝皆不月而舍中軍亦月則此月非譏當依何休以爲重繕之傳所謂謹也**作爲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文同事異不可以一例該之故也范別例云作例有六植云作者三僖公主匕甲三軍云新作者亦三延廄南門之傳所謂謹也**作爲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文同事異不可以一例該之故也范別例云作例有六植云作者三僖公主匕甲三軍云新作者亦三延廄南門雉門文烝案延廄安得云雉門文烝案舊解是范因左氏杜預說誤以入例耳

匕爲甲也 使一匕之民皆作甲補曰此匕字或是匙字**匕作甲非正也** 補曰匕甲國之事也字蓋衍文

曰謂農民公羊曰匕使而修戎事非正也彼以國道言此以國之事言其意相類**匕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 補曰謂農官工官也官者民之長**古者有四民** 補曰以下申足上意**有士民學習道藝者** 補曰疏曰士范以居位則不得謂之民故云學習道藝文烝案處士賢者可爲公士其事相因**有商民** 通四方之貨者補曰因官及民因農工及士商備言之也劉向說苑引春秋傳曰四民均凡四民皆有官焉士民者處士若公士以上則官也商農工之官據周禮亦皆公士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也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所謂國有六職**有農民** 播殖耕稼者**有工民** 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補曰能爲甲者工耳考工記圃人爲甲又有鮑人周禮稾人職各有業也補曰能爲甲者工耳考工記圃人爲甲又有鮑人周禮稾人職**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 各有業也補曰能爲甲者工耳考工記圃人爲甲又有鮑人周禮稾人職

曰齊其工曰饗工此工官工民爲馬之事孔穎達曰使一匕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匕作甲非正也** 補曰重言以結上文不言初者旋罷之左傳曰爲齊難故孔穎達曰備齊難暫爲之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補曰許辰之子臧宣叔
陽之田至八年渝前約故略
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蓋略之也文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故亦略其日月文烝案王師敗績異於諸侯故直書時而已
不嫌與夷狄見敗同例○撰異曰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何休云深正
貿古音同也春秋別起例以明義蓋亦魯策書所據之周禮君子因之
記漢書皆作不言戰莫之敢敵也補曰昔夏啟與有扈氏戰
荀子曰王者有誅而無戰是也不言敗之者亦明莫敢敵此
公羊爲尊者諱敵不諱敗補曰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
義耳不諱言敗劉絢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
師敗績于貿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
李光地曰戰而勝猶恥也戰之恥甚於敗故諱戰也爲
諸侯有列國補曰有所不諱
得謂之諱劉敞謂諱其實高澍然以爲文諱而實
不諱未當有一尊尊親親之義也尊則無敵親則保全尊謂
語僑誣是也王親謂魯補曰案盧仝詩

曰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此韓子所譏五傳東高閣者矣
春秋不以親親害尊尊而亦不奪人所私故曰伯母叔母疏
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由文矣哉踊申其情敗掩其辱尊不可干示有私恩而已矣
然則孰敗之晉也補曰此與戎伐凡伯相似貿戎者戎之種
而屬晉實爲晉地時晉之貿戎人敗王師此晉之種
於其地不可言王師敗績于晉故言于貿戎也傳不言貶晉
而戎之者從伐凡伯傳可知公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
貿戎敗之不知貿戎即晉傳聞不審也左傳謂晉侯平戎于
王劉康公背盟斯晉微戎而伐之敗績于徐吾氏事或有之
僖二十二年晉及秦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昭九年晉率陰戎
伐潁二一一年晉帥九州之戎納王戎事涉周者皆晉爲之
也

冬十月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補曰
秃無髮也眇小目也跛蹇也謂曲脛僂傴也謂曲脊此文眇跛字
當互易郤克之跛見左傳國語范注下年傳以郤克爲跛沈
文何引穀梁云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自唐定本始
誤而楊氏作疏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句之次同誤同時而
聘於齊補曰公羊曰晉郤克與臧孫許同
時而聘於齊何休曰不書恥之齊使秃者御秃者

使耻者御耻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御音迓迓迓迎也補曰注本爾雅文孔廣森曰迓迎護賓者也聘禮記卿大夫迓大夫士迓士皆有迓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補曰蕭同姪子即頃公母范非也論於下年蒼頡篇曰笑喜弄也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胥閭門名補曰疏曰即周禮二十五家也文烝案說文閭里門也又引周禮五比爲閭何休曰閭當皆釋經以言說文閭里門也解說令亦聊說之而附以所見道門解散也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穀梁子作傳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補曰范說又非也此傳當與下其日或曰相連誤跳在此葢以傳合經書如齊不當錄月二家經皆無之自經無爲不書其事但經書季孫不說而去聘事不成故使無以何休說爲長或當以季孫不說而去聘事不成故使無齊之文其事亦未審在何年也○公羊以爲郤克跛臧孫許眇同時而聘于齊左傳國語但謂齊婦人笑郤子最近事情穀梁下傳亦但云敖郤獻子與左傳國語同然則此傳云云姑廣異聞耳原不深信也陸淳以街談巷議訾之豈爲善讀傳乎先儒既有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補曰左傳曰圍龍三日取之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新築衞地補曰時齊非桓公主盟時矣直從以主及客之常例不須以微齊起之與莊二十八年異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補曰僑加得臣子叔孫宣伯公孫嬰齊叔肸子叔聲伯也疏曰徐邈云四大夫不舉重者惡魯猥遣四大夫用兵亦以譏之也然則諸國用兵亦應猥遣何以不具書之葢是用兵重事故詳內也文烝案外大夫無帥師文者從內可知內帥師總在嬰齊下者亦從可知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之等皆此例衣言及者由內及之內言戰亦與桓十三年同○撰異曰僑本又作喬手左氏作首公羊一作午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悉謂魯四大夫時悉在戰也明二者皆當日補曰疏曰若是疑戰雖四大夫在亦不得日傳幷見此意曹無大夫補曰復發傳者前爲戰故重發之其曰公子何也補曰略名

之當言曹于不當言氏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以吾
令內眾大夫與外卑者共行戰
補曰公子之重視大夫是貴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爰婁補曰春秋事儘文之書不兩屈完國佐之同而辭異如安國張洽以爲王道曲直之盟其最著者也此二盟劉絢胡句及下有齊字孔廣森疑公羊傳覆舉經之繩墨○撰異曰公羊作袁經作齊國佐爰左氏公羊作袁

窜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國齊國也補曰謂國都顧炎武曰知錄曰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於古三之一強今之六十二里弱遂當古之百里穀梁傳窜去國五百里今自歷城至臨淄僅三百三十里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千里而見王今自鄒至齊至梁亦不過五六百里又謂舜卒鳴條文王生岐周相去千有餘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過八百里史記張儀說魏王言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今自鄭州至開封僅一百四十里戚夫人歌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貢禹上書言自痛去家三千里今自琅邪至長安亦但二千餘里趙則二千里而近壹戰縣地五百

里補曰壹各本作一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茨雍門之茨雍門齊城門茨蓋也補曰釋名曰屋以草蓋曰茨即考工記所謂葺屋侵車東至海侵車東至海補曰三句言自窜進師之事

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爲鄭嗣曰君子聞戰于窜乃盟于爰婁茨雍門之茨侵車至海言因齊之敗逼之甚補曰劉瓛考經注曰夫猶凡也師及國門又至海甚之又甚也君子以爲上言窜下言爰婁師文在中凡有甚之又甚之辭焉

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補曰以伐爲侵通言之敖郤獻子謂笑其跛補曰爾雅曰敖傲也古通用王逸楚辭注侮慢曰傲不舉禿眇曰傴者明前傳姑載之此記其實齊有以取之也補曰明上二事皆譏文又笑跛爰婁在師之外言師已遍其國補曰疏曰爰婁去齊五非禮爰婁在師之外十里今在師之外明晉師已遍到其國師謂晉師文燮案郤經師字也師退至爰婁而盟傳將述其事先以此句起之兼爲盟召陵見例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甗玉甑齊滅紀故得其寶補曰左傳曰紀甗傳及公羊曰紀侯之甗何休以爲紀之甗邑其土肥饒或說甗玉甑杜范皆云玉甑說文曰甗甑也一穿鄭眾考工

記注曰甗無底甑段玉裁曰蓋甑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也兼及下文兩言蕭同姪子之母之二字忿姪子笑補曰案此及下文皆衍文也左傳作蕭同叔子以爲是齊侯之母杜預曰同叔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羊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則作蕭同姪子云是齊君之母何休曰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與齊生頃公史記齊世家作蕭桐姪子並以爲是齊君母此傳文當與公羊蓋世家作蕭桐姪子蕭君名同其姪娣所生女嫁齊而生頃公故謂之蕭同姪子即前處臺上笑客者也范不能以二傳史記考正此傳衍字而曲爲之說必不可通**使耕者皆東其畝**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侵易補曰詩小雅言疆理天下之制曰南東其畝毛傳曰或南或東案畝所以有南東者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澮澮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以達于大川南北流者自外至內其縱橫一一相反則其畛橫而畝必南陳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是也天下之川大勢皆東流河東之川獨南流至大伾河又北流齊之境內必多南畝今晉欲使盡東其畝左氏所謂無顧土宜卽下傳所謂土齊也此皆程瑤田之說也顧棟高曰齊與晉本遼遠自景公滅潞收狄遺土於是晉地跨有東昌曹濮之境與齊接壤壑之戰遂平行以入齊都郤克欲使齊盡東其畝以利戎車者以地逼近故也**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衞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言尊同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凱曰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爲土補曰何休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俞樾讀從周禮大司徒土其地典瑞土地之不可不許已言補曰王引之曰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爲不許已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諾相對爲文謂郤克之後二說不可行也公羊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衞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也曰不可何注上曰不可云則晉悉以齊

爲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不可云言至尊不可爲質彼文曰不可與則諸相對也當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爲不許已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上文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云云遂成不了語矣公羊上曰不可今脫徐疏引一本有之下曰不可字亦依唐石經十行本改**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補曰疏曰齊爲晉所敗兵臨城下然則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驚弦之鳥不可以應弓所以更能五戰者齊是大國邑竟既寬收拾餘燼足當諸國之師故請以五也**五不克舉國而授**補曰舉盡也以上皆師中語**於是而與之盟**補曰云於是者謂退至爰婁胡安國曰天下莫大於理而强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衞侯速卒○撰異曰速公羊作遬

取汶陽田補曰晉使齊還魯侵地魯取之也

冬楚師鄭師侵衞補曰陳傅良曰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師何楚猶未書大夫將也文丞案是時楚共初立嬰齊語於眾曰君弱高遬然以爲楚政下逮之始於是下文始具大夫氏名而六年伐鄭亦具氏名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某地補曰當云魯地左傳甚明杜注則在宣十八年傳

案左傳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杜預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張應昌本毛奇齡說以爲史諱之謂至春秋之終方書吳伐我疑張說是也楚僭王其公子稱王子家鉉翁謂春秋削之書公子竊以魯春秋有周禮焉史之舊也月者爲下盟日或危之楚無大夫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屈完當齊桓非正例得臣宜申赦不氏今稱公子故重發之文丞案疏言當齊桓公羊語也當改云成爲大夫**其**

年丙申及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傳曰不言公高傒處父亢也此何乎葢言高傒處父亢禮敵公書公則內恥也嬰齊初雖驕慢終自降替故于會則書公以顯嬰齊之驕亢于盟則稱人以表嬰齊之服罪然則向之驕正足以表其無禮不足以病公則書公可也補曰疏曰重發亢義者與高傒處父又皆異故各發之文丞案楚嬰齊者夷狄無大夫之文也楚公子嬰齊者中國有大夫之文也嬰齊亢禮敵公若書以夷狄之辭則公之恥辱益甚故從中國例而傳明之也注論書公義得之但謂嬰齊終自降替表其服罪則由誤解下傳文說見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繒人盟于蜀齊在鄭下葢時王所黜補曰杜預依左傳以爲
齊非卿杜是也范非也○撰異曰徐彦公羊疏
曰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陸淳纂例本
人下有許人云公羊無齊人左氏無許人
怪楚向稱公子今稱人楚其稱人何也
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補曰於是眾國大夫咸
會人之例不以氏名見是在得從翟泉澶淵以公
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六國皆
得有氏名者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補曰溴梁是也雞澤戊
不地會姻新城及雞澤已未盟略不言者寅盟亦其類又或地盟
方明此不宜地盟故專舉不地盟之例不同月則地會地
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公得其所謂
事謂地會地盟今之屈向之驕也補曰言今之屈而稱人者即向之
驕亢敵公者也驕即亢也一騎一
屈即此一人之身故宜申其事以詳之屈者謂經有屈文非
是嬰齊眞能自屈嬰齊何爲至盟而忽屈乎向或作鄉作鄾
上注同書公及者以尊及卑以內及外從常例也上言公會
及卑以內及外從常例也上言公會
則無嫌於內爲志故此可從常例道沂曰蒙會文言及得之

不致者會夷狄與薄宋同又
外皆無君與翟泉澶淵同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宋衞未葬而自
公侯以譏之補曰同於正君故書
月者爲下葬日
辛亥葬衞穆公補曰危之者從晉文公例下宋葬亦同也
衞宣公但月者五月而葬時事或較愈
二月公至自伐鄭補曰月者爲下災日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
宮補曰注後三句本杜預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
也然非傳義傳以新宮爲禰宮之常稱不專以其新入廟
三日哭哀也補曰何休曰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其哀禮也宮廟親之
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補曰公羊同注本杜預也檀弓曰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左傳記
鄭災三日哭國不市迫近不敢稱諡恭也迫近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
稱諡補曰迫偪也注遠祖指
哀篇也莊公丹楹刻桷傳曰斥
言桓宮以惡莊也明此爲恭辭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

矣補曰其辭經之辭也既盡其恭又詳錄其哀哭是以爲無譏

乙亥葬宋文公補曰左傳曰始厚葬用殉呂氏春秋曰宋未亾而東冢拱高誘曰文公冢也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補曰公羊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二年伐於餘丘傳言病公子以譏公此圍棘及後圍費圍鄆圍皆是內事與圍內邑不同而非國言伐非國言取類不異多略也莊左傳同大氏此等處穀梁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牆咎如補曰杜預曰赤狄別種○撰異曰牆左氏作廧案牆與廧一字公羊作將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補曰月者爲下盟日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日公也補曰來盟不日聘而盟則日來者接公之文聘而盟亦承上來文明皆公盟也明皆非齊高侯晉處父之比非諱也傳特以書日明爲公者疏曰以上文聘既接公下言及則公文未顯傳云公以釋之案疏說固可通但未知經承來文本自足以顯公而傳之以書日爲說者乃就一邊言也經所以不言公及者下文云以國與之是也以其既足顯公故得以不書公爲義與來盟同來聘而求盟補曰彼來聘因求盟此所以別於前定也此所以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徐邈曰不言及謂凡書來盟者也若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是也以國與之故不言及者異例後盟故不言來盟總言及而不復著其人亦是舉國之辭不言求而欲之也補曰疏曰來聘是他求言及我欲也是兩國同欲之文非獨求之稱文烝案及之固是我欲而非外之辭朝而盟亦然皆與凡內爲志言及者尊卑內外之辭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補曰疏曰鄭伐許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者舊解以爲上文背晉爲諸侯所伐是也

不於前年伐喪貶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鄭既伐喪背盟一年之中再加兵於許故於此夷狄之文丞案賈逵說左氏曰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何休說公羊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賈言仍伐何言數侵伐楊言一年再加兵程子胡安國皆用其說得經旨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撰異曰公羊舊有二本或作堅或作臤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賢公羊疏曰鄭伯臤卒者左氏作堅字羊臤穀梁賢一字也說文臤古文以爲賢字漢碑有親臤優臤段借字耳說文臤部引成公四年鄭伯鉅卒古千古兩二切陸淳纂例堅公羊作姬臣瓚卽緊字竊疑纂例姬亦鉅之譌矣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補曰杜預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左傳以爲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叛晉故杜云爾也孔穎達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公所出居者然則此爲西鄆昭公如晉故城當西鄆也

鄭伯伐許喪未踰年自同於正君亦譏之補曰推傳例諸侯在喪未葬或葬而未踰年凡會盟侵伐皆以稱子爲正而稱子亦猶有譏公侯伯子男當無異例也鄭之子儀被弒無嗣左傳始終稱鄭子國語楚范無宇亦謂之鄭子當時不以爲君也知伯有子稱明矣董仲舒說此以爲父伐人喪子無子恩不復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補曰何休曰始歸不書與郯伯姬同文丞案齊子叔姬鄫伯姬盍皆夫未爲君時歸之此杞桓公夫人也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或者是歟又疑以禮不備略其歸矣文十二年之子叔姬以禮不備略其歸矣

姬是許嫁之女左傳誤以爲絕於杞杜預乃謂杞桓公立其婦爲夫人孔穎達以爲婦亦字叔者周之法積叔也其說皆不足據

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補曰隱二年解歸此解來歸故各見之疏曰范氏云出女例凡三齊人來歸子叔姬一也鄭伯姬來歸二也此杞叔姬來歸三也又別引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爲例文烝案何休曰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娶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大戴禮本命有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句無賤取貴句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撰異據僖十四年穀曰首公羊作秀

梁山崩 梁山晉之望也不言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許愼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補曰注首句爾雅文不繫晉者言梁山則爲晉山可知注以王制說之非是沙鹿亦不繫國沙非名山也沙直言梁加言山者文不連鹿不可單言梁猶書禹貢或言荆或言荆山皆屬文之宜荀子所謂累而成文 不日何也 據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高者有崩道也** 補曰非同山足之書日林仍從外災時例 **有崩道則何以書也** 補曰疑若非變異 **曰梁山崩壅遏渴河三日不流** 補曰言壅河害大故書公羊曰大也壅者渴也渴衍字同漢書五行志引此作廱河公羊作壅河並無渴字晉君召伯尊而問焉 補曰左傳國語韓詩外傳皆作伯宗 **伯尊來遇輦者** 補曰輦者輓輦者左傳曰重人國語曰大車當道而覆

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 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備非常補曰凡驂乘是君與元帥則皆居中而御亦不可概云將左御中也此車也詩音義以車曰傳以馬曰遽 **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 所用鞭我之間行道遠補曰韓詩外傳取作趨 **伯尊下車而問焉** 以其言有理知非凡人補曰下車敬之 **曰子有聞乎** 補曰稱子崇之 **對曰梁山崩壅渴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柰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

之補曰左傳國語曰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
之山有朽壞而崩

由忠問焉用忠誠之心問之補曰由古通以爲猶非也忠問猶論語云忠告輦者曰君親
猶字訓用非也

素縞帥羣臣而哭之素衣縞冠凶服也所以凶服者山川國
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鄭君曰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
梁山之崩或以素縞之之鎮也山崩川塞示哀窮補曰周禮臣
君曰素縞者玉藻所云縞之文俱爲冠案閒傳大祥素縞麻衣鄭
冠當素服左傳國語曰國主山川又伯陽父曰國必依山川

既而祠焉斯流矣補曰流者王充以爲水盛土散也素縞而
祠示有人事耳知天之變盡人之常輦者

之言所以爲善

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
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柰

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績功也攘盜也取輦者之言
而行之非己之功也績或作
績謂無繼嗣補曰爾雅績事也業也功也成也又績績繼也
績與緝通故與續亦得同訓此傳若作績而訓功則文義不
順諱詩外傳述此事略與傳同其字作無後明傳義自謂繼
嗣績續之字得兩通也以其事考之左傳晉殺伯尊其子州

弃奔楚在夫子生前其後州犁仕楚見殺又其後伯氏之族
出州犁之孫嚭仕吳最後又仕越似皆未可爲無後之證以
其理斷之如疏引舊說云伯尊被賢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
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其罪既輕故直喪明而已楊
氏以爲天道冥昧非人所知徒爭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深
恐非聖賢之旨也然則夫子言此者蓋猶孟子云不祥之實
蔽賢者當之此惡之之辭非億之之辭而被戮喪明等事皆
可無論矣夫無後之爲大罰人所知也羣者之言之善而攘
之者之爲大惡人所忽也正猶作俑象人數典忘祖亦
皆人所忽而皆謂之無後也古書之文參伍深思則了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補曰史記名瑜匡王弟國語注
今依唐石　作榆又作揄○撰異曰有字各本脫
經補正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補曰後魯衛侵宋渝盟不見有晉師
見其皆不臣本孫　故還從書日常例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
復說胡安國同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舊說曰武公之宮廟毀已久矣故傳曰不宜立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文世室則不毀也則義與此違補曰疏曰禮記周末之書以其廟不廢故謂之世室耳孔廣森曰不云武世室者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文丞案史記眞公濞弟武公敖立者不宜案史記眞公與立君異也公羊同蕭楚曰起而置立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立君異也公羊同蕭楚曰起而置之之謂立文丞案左傳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何休曰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取鄆補曰內諱滅謂之取皆以易辭書公羊昭四年傳得之諱者經例因史例也鄆國也補曰此獨釋鄆之爲國明取根牟取鄆皆邑而非國也滅例卑國月此取亦蒙上二月下艮夫侵宋乃三月事左傳有明文取緡亦月入極亦蒙上月皆與此一例至取根牟取鄆皆時知自從取邑常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補曰月者爲下卒日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補曰鄭悼公也不葬者疏曰魯不會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撰異曰公羊作侵鄭董仲舒所謂楚與中國俠而擊之汪克寬曰明年楚復伐鄭諸侯又救鄭則非侵明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吉否未可知補曰范意以免牛者不郊之謂也時方改卜後牛既定則當卜郊郊或得吉亦未可知故此不言免牛以其實不免也不於宣三年傷口作注者此下有免牛文而彼文無之故說於此也疏未得其解而孔穎達以爲前牛亦免從下免省文誤矣說文曰鼷小鼠也爾雅舊注曰色黑而小有毒博物志曰或謂之耳鼠王篇曰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何休曰鼷鼠鼠中之

微者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愼厥妖鼷鼠齧郊牛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觡也羅願曰牛繫於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得食之各本此經下衍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十二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不言曰急辭也辭中促急不容之閒無之字異於郊牛之口也注之字亦誤曰今改正下注同疏不知傳與過注曰字皆誤其說難通過有司也補曰欲顯有司之過故爲過君也哀元年傳曰志急辭過謂不敬過有司即不敬也與此互相備郊牛曰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有司展察牛而卽知傷是展察之道之以顯有司之過斛球球然角貌補曰疏曰展省察也言曰日皆省察牛之觡角文丞案祭義曰朔月月半君巡牲說文曰斛角皃今詩或作捄爲假借字或作觓爲誤字此斛角角蘭栗也詩之捄牡捄角則角握若尺矣備災之道不盡不敬之過也三句申過有司之意

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前已食故曰繼其緩辭也補曰凡言其者皆緩辭與言之同意曰亾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補曰曰者目經意也非人所能所以謂之亾乎人孟子曰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音義曰能亦作耐所以免有司之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過也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被之補曰注失其理五經異義公羊說鼷鼠神物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范說正同箸傳意實不如此備災之道不盡謂之不敬猶大室屋壞由於不脩亦謂之不敬也不敬者人之所爲故直言牛角爲急辭所以過有司也既改卜牛備災必盡重復被食非人所能不敬之罪無所可責故言其角爲緩辭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宣三年言之口爲緩辭後牛又死但謂之事之變亦此意耳過有司卽過君有司免過君亦可知公羊家及范解語涉機祥文徒支贅不可明也何休曰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

乃免牛乃者亾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繒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郊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再食乃免牛嫌與他例別故重發之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顯矣若爲三望起爾言時既不郊而猶三望明失禮補曰杜預下注曰書不郊閒有事疏曰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備言之文丞案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

二句文體與襄十二年傳
伐國不言圍邑四句同
吳伐郯補曰左傳載季文子之言謂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是卽春秋之義周世自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幽王隕焉入春秋卽以曾戎危公垂四十年而楚見又百年而吳見君子治之無所不盡其辭故其於二國或同焉或異焉或外焉或進焉當以前後傳文比而觀之○楚與吳越代興或謂與後世遼金元相似今案楚荆州之夷也吳越揚州之夷也漢以來所謂夷狄九州之內者也古所謂夷狄九州之外者也由九州而四海由四海而四荒四極浸推浸遠大運爲之春秋之事何可同也雖然有中國大一統之王則有春秋外夷狄之義時異事異名分不異故春秋道名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補曰月者爲不郊猶三望補曰言猶者皆可以已此在五月尤非禮正月再事若有牲變已不郊矣忽於五月行望禮不知當時情何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撰異曰左氏晉侯下有齊侯案今三家皆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補曰此二事偶則公至自會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
吳入州來州來楚地補曰林之奇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撓楚以淮故用車戰前此吳自徐伐巢淮西也今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甫之師一敗而吳得州來滅巢及鍾離矣是則以卑始於失淮○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穀皆作州萊案今皆不作萊
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補曰亦通秋言之雩以月爲正謂八月九月月冬無爲雩也補曰申上意也疏曰八月九月雩之正不雩則不及事故月以明之既過此節秋不書旱冬固不須雩秋若書旱則冬無爲雩也文烝案秋不書旱其災已成冬雩亦無及故曰冬無爲雩也此年蓋竟九月雩不得雨而不爲災言旱則不可言雩則又嫌得雨本當言不雨以明之因冬初又雩而得雨冬言雩而其曲折盡見故秋末不須言不雨也若然昭二

十五年定七年並是兩雩而前雩無所嫌者以其同在一月一時與此異也秋既無災冬亦無爲雩故從時例所以非之

衞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爲盟主齊還以東帛如享禮其記曰事晉故使魯還并引告羅乞師于齊緩辭也補曰此本杜預而詳之聘禮曰若有言則補曰似句首脫一之字或省耳疏曰之爲緩辭自是常例于齊之理未明故特釋之疏非也田上加之亦緩辭不言從可知傳文簡略往往如此不使盡我也若曰爲之請歸不使晉制命于我補曰盡者唯其所命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晉之盡我乃我之恥故爲緩辭婉其文不使盡此申上句意也不使盡我猶莊八年不使齊師加威於郰矣取汶陽田不加之濟西龜陰禦東沂西諸言田皆不加之歸之于京師與歸于京師異義明此經二之字非苟然者趙鵬飛以爲春秋書法未有若是之詳且婉者其說近是因以見春秋辭句緩急之閒一字不可損益也公羊不達此旨但解來言爲內辭聘禮明載有言之文無關春秋新意新意乃在緩辭耳范言爲之請歸既涉公羊之見而孔廣森溺於公羊反謂穀梁圈囿於辭例非辭例何以觀春秋哉竊以爲春秋論語皆不與他書同

春秋夫子之手筆也片言隻字自然入妙焉論語夫子之口說也發聲送句渾然畢肖焉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婚禮不稱主人宋公無主婚者自命盡其事補曰案紀履緰之文今此納幣本卿之事而公羊顯與傳違宜刪去納幣與來媵爲類當依來媵傳言以非禮書公子遂以喪錄此爲賢伯姬也疏曰書納幣三莊公其事不當依致女卒笑傳言賢伯姬亦似是而非皆書君子有書有不書書其所書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補曰何休曰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撰異曰錫左氏作賜韓

倔强說之以爲正書賜而陸佃爾雅新義乃以錫爲仁賜爲義其解尤鑿段玉裁曰賜乃錫之譌字左傳曰召桓公來賜公命以賜訓錫凡經作錫傳作賜文元年傳毛伯衛來賜公命俗本改彼傳之賜爲錫者亦非也案陸淳纂例惟云公羊作錫葉夢得禮傳唯云穀梁作錫皆誤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文踰年而成八年乃賜嫌異故重發天王發之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補曰注首二句本杜預其意則是而未盡傳義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此杜氏通稱之說也穀梁亦謂是通稱而以桓文成三錫命其有三稱故於此言見一稱即此一稱包前二文明王與天王亦是各見一稱也易乾鑿度及孟喜京房說王爲爵號左氏賈逵說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皆於春秋無所當汪克寬曰書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立政周公稱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王與天子更互言之左傳宰孔賜齊侯胙富辛石張請城成周皆稱天子荅者亦曰天子則信乎其爲通稱矣文烝案詩小雅言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亦是兼且互也惟周禮一書專言王其與大戴禮朝事儀同文者行人司儀皆以天子爲王而典命一句亦言天子其他則司弓矢校人各一言天子而司弓矢與考工記同文司服一言天王而與唇義同文又世子之文甚多無言大子者而諸子之文一言大子也王之三言天子職與燕義司文則否觀於世子之者四焉又職方之文全同周書唯公方五百里至男方百里等句其義可疑者周書無之直作公侯伯子男五字而已是知周禮一書實有采集傳記者小則依用大則彌縫其間獻王毛生之倫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杜預曰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之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補曰注非也杞叔姬不更適人吾爲之變故史錄其卒錄卒自宜繫杞左氏文十二年傳云不言杞絕也失之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補曰據左傳晉以邾事吳道吳通晉之道二一由宋彭城十八年左傳曰毒諸侯而懼吳故也高澍然以爲爲吳通吳晉是也一由邾道莒是年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是也

衛人來媵杜預曰古者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補曰杜注大略本公羊也何休曰媵淺事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媵例時

媵淺事也

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內女將歸而他國來媵者史皆書之君子以爲淺事削而不志

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不得其所謂災死也江熙曰共公之葬由伯姬則共公是失德者也伯姬之不得其所者即襄三十年傳云隱卒災也以伯姬卒災可隱故盡其事謂其所補曰此當依范說以爲災死其本末納幣三媵歸宋一事之本末也常不志特志曰盡常略特不略曰詳皆即公羊所謂錄也伯姬者春秋之賢女賢而卒災故尤可隱推極經義賢意自見言不得所不須復言賢故傳不言也江熙曰共公是失德之君即是不得所之事於理亦通而傳於此無是意也其公失德不葬十五年傳文其失德即謂不荅伯姬於彼傳論之疏以江爲無所據非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補曰以者不以者也

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補曰疏曰叔姬既犯七出之愆反歸父母之國恩已絕矣杞伯今復逆出妻之喪而爲之是以書而記之以見非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理亦通矣但范不訓爲爲葬也俞樾曰徐乃目言其事耳非訓爲爲葬爲當訓治謂不當治其喪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補曰不日者爲此秋執鄭伯以伐鄭渝盟不信祝柯盟爲惡之亦略同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逆者非卿故不書補曰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女成公妹也其母曰繆姜文烝案伯姬不稱子則非同母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與劉向列女傳同而其言太略義不了也說具於下

致者不致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致妾異也

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加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剌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補曰此解致者不致之意盡如八年盡我之盡我之是以我盡之

不正補曰以我盡之故曰不正

故不與內

稱也 內稱謂稱使補曰如者內稱使之文注甚謬疏強爲之說不可通也內稱謂稱伯姬不稱伯姬而稱女是不與內稱傳意言致故言女非禮之常異其文耳非譏魯亦非貶伯姬也疏引徐邈言伯姬責小禮違大節非是惟言稱女則得之又以不稱夫人爲說外夫人安得稱夫人乎父母之於子雖爲諸侯夫人猶曰吾伯姬此內稱之義也來逆叔姬不稱女曰不與夫婦之稱致稱女不稱伯姬曰不與內稱文可互明義各有當 逆者微故致女 此論補曰致女之由也先儒說致女互有不同何休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著然後成婦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杜預曰占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禮又孔穎達曾子問正義曰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異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隱八年陳鍼子饑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也若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統觀諸說賈服何杜以致女爲致之使成夫婦鄭以致女爲致之使孝經不言致伯姬而言致女言女者正明其未成婦則言致者必是致以成之賈服何杜是也鄭非也但賈服何杜以爲女嫁三月必有致女之禮與左傳桓三年致夫人之文極合而此傳云逆者微故致女又上文重發例云致者不致者也則左傳及賈服何杜說皆未可用明大夫以上之禮雖至三月廟見始成昏而要無致女之事也劉向列女傳曰宋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疏引徐邈曰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劉子政用穀梁家舊說而徐注因之大意皆是劉以致命當經致字爲范所本但以用致夫人之致例之或是致之於宋之廟也伯姬始嫁彼自告至至此因伯姬不肯廟見成夫婦故我使人致之鄭君坊記注引此經而曰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彼上文云壻親迎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謂恐此女於皆事乖違不親夫以孝舅姑也如鄭此注則不但以爲致之使孝又不謂致女是常禮是亦可與傳義相證也 詳其事賢伯姬也 補曰詳者謂言致女不直言如宋爲賢前後文來褒皆國之常事經盡其事既以不得其所取義此文致女非常事乃足見伯姬之爲人故經詳其事則取

義於賢伯姬而傳
與卒災傳同文也

晉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內女已歸而他國來媵者君子亦以爲淺事不志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此在歸後嫌有異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補曰晉侯稱人者鄭有罪也

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欒書以鄭伯伐鄭而鄭與晉戰故發其義左傳無以鄭伯伐鄭而鄭與晉戰道補曰傳以是役也欒書帥師敗績之屬下二句注皆同爲賢者諱過諱恥不使臣敵君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補曰疏曰三者之外尚有爲魯諱敗之事當云如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爲齊桓諱滅項是也爲親者諱疾雍曰欒書以鄭伯伐鄭不言戰是也鄭兄弟之國故謂之親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爲之諱補曰疏曰三者之外尚有爲魯諱敗之事不言者因爲同姓諱疾則文亦包魯可知聖人有作親疏一也今乃以同姓爲別者春秋之意因親及疏故仲尼書經內外有別既內外別則親疏尊卑見矣文丞案又有爲祖諱之事亦於諱疾中包之三句不特出春秋者省文公羊閔元年傳有此三語皆無下一字尊尊賢賢親親春秋之大義也孝經曰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其意並與春秋相表裏啖助曰諱者非隱其惡蓋諱避之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

冬十有一月葬齊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補曰卓爾康曰楚兵未有至沂上者今越淮泗而伐莒蓋爲備吳也得莒則足以制鄫

庚申莒潰其日補曰凡潰史皆日君子略之莒雖夷狄猶中國也莒有夷狄之行猶是中國補曰昭五年傳直以莒爲狄與此互相明案左傳成風叔孫婼皆以邾爲夷仲尼學官於郯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郯郯之爲夷皆莒之類也左傳又言杞用夷禮杞即東夷則似傳之言滕矣晉侯以傳陽子歸謂之夷俘本非夷晉諱之耳與諸國又不同傳此二句所以起下文言彼固夷狄而中國者也而今乃如下所云乎大夫潰莒而適楚師是不能事其君上而以叛爲事也臣以叛君爲事明君臣無道補曰之適也大夫潰於中國之大惡故指而言之若極論其理則夷狄亦不得矣左

傳無大夫叛上之事傳自有所受與上一條同各本皆作知其上案注云臣以叛君爲事疏曰莒帥衆民叛君從楚又僖四年疏云莒潰書日惡大夫之叛傳文作叛明矣叛與知字左畔相似故誤爲知今特改正又疏曰范例云凡潰者有四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文三年沈潰從例可知此莒潰雖同是不相得但與君臣不和自潰散小異故發傳昭二十九年鄆潰彼鄆是邑與國殊故重發傳之故曰補曰二句結上文其日此其月何也下云惡之故說而月之也公侵宋上云侵時此其月何也下云惡之故說而月之人執繒子並云惡之故謹而日之也亦略相似也戰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亾子不得與焉此得春秋之義矣疏曰上言莒猶中國故日下言惡之故日明若莒非中國雖惡不得日也案疏誤以猶中國何爲正解日義是不審傳之文勢又謂夷狄雖惡不得日於文似合於理實乖傳言莒猶中國以見莒之罪耳豈謂以其猶中國故得日哉夫吞秋之視莒介乎中國夷狄之閒者也君臣父子之義無閒於中國夷狄者也楚夷狄也而未嘗無父子也故世子弒君謹而日之也莒夷狄而中國也而未嘗無君臣也故大夫叛上謹而日之也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人心之不可不存也猶人倫之不可不正也皆不以中國夷狄而有異此聖人之大訓也

楚人入鄆補曰疏曰魯雖有鄆此鄆非魯也當從左氏爲莒邑大都以名通故不繫莒文丞案此卽文十二年之鄆時屬莒耳稱人者嬰齊在莒別以偏師入鄆非嬰齊移師不得爲繼事辭也方苞高澍然葉酉說是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不復能衛其人民補曰中者中外之中魯都非魯邑也城之者脩舊而又益之若遷都之爲者也中城而益則取之郛古者天子諸侯城郭俱有定制其居民則國中及郊有六鄉三鄉郊外曰野有六遂三遂皆吾民也今公違魯舊制以郛益城城外之民將悉外之故書以非之非責也凡內書城皆是益城皆有責其外民之意此文尤足顯義故傳特發之范注旣不了劉敞葉夢得遂詆傳失尤非也

趙汸曰成城中城而後襄城郛定城中城而後哀城西郛

眉注坿列

第四葉十七行司馬法六尺爲步今以五尺爲步顧說則亦校本顧氏又云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今量最大於古權次之而尺又大二寸依沈形日知錄

喪父宜考

第十葉十六行喪婦或作

漢州張祥齡太倉畢長慶校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十八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成公經傳第七補注第十八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補曰稱弟見其親且貴不論其有罪無罪異於奔殺疏引范苔溥駁及其自爲說皆謂黑背以有賢行稱弟非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極於三月五卜强也補曰疏曰知其不可而强爲之文烝案四月書五卜者蓋十一月下辛郎卜至三月下辛爲五卜至此四月上辛而不郊也或四月下辛又卜爲第五卜郎於是日決意不郊因才不復行免牲之禮傳以爲强後說似長凡卜免牲不吉則不免如後說則不卜而不免也强或作彊乃者亦乎人之辭也補曰疏曰不時亦乎人重發傳者嫌五卜與四卜異也文烝案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哀元年傳曰卜免牲者不吉則否此因卜免不吉故不行免牲之禮也其牲繫而待六月上甲然後左右之亦見哀元年傳彼注曰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孔穎達曰不以其

禮免直使
歸其本牧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補曰月者蓋爲下卒日不致者蓋晉侯有疾不成伐左傳以爲在會者是晉世子州蒲啖助劉敞辯之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補曰左傳例凡諸侯嫁女同姓則否鄭君以爲納女於天子稱備百姓則得有異姓又毛詩傳云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公羊同謂三國來媵非禮何休以爲唯天子取十二女也若然此非禮書也致女齊媵俱非禮非賢之非以其不得所無容獨存史文

丙午晉侯獳卒 補曰晉景公案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晉景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葬之也然則晉景不葬乃魯史之舊文

秋七月公如晉 補曰杜預曰親弔非禮說見襄三十一年親弔喪則會葬會葬又非禮奔喪之比也往反皆月與宣奔齊喪同義

冬十月 ○撰異曰公羊無此三字唐石經誤衍段玉裁曰禮記中庸正義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賈服有說則左經亦當無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補曰月者從奔齊喪之例又與會淮同非但爲下盟日

晉侯使郤犨來聘 ○撰異曰犨公羊作州後同亦或作讎

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補曰下十四年有逆女文此如齊蓋納幣也不志之例也莊之納幣得禮則直言如此君子略其文從恆事女文之納幣以二十二年冬至二十四年夏而逆一年秋而十三年七月女也左氏於此但言聘于齊以脩前好殆失其實杜預因不見納幣事則以爲經文闕絕宜無怪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補曰周公名楚不
月者從外大夫例周有入無出鄭嗣曰王
書入內宗廟也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是補曰疏曰言
周者總君臣言之注直據天
子者以王者出入俱有成文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鄭嗣曰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
補曰上始言出居至敬王言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
瑕王子朝言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
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許翰李廉頗得其解言其上下之道無
以存也補曰申上意也出
不君臣不臣其道無以存此天下上雖失之下孰
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莫敢效不
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
衰補曰疏曰僖二十四年傳曰雖失之下孰敢有之注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文烝案注義
雖失之下亦不能守之矣周之衰也由上下皆失之故各一見
非也上雖失之二句即承前傳言之上雖失天下臣下莫敢
以明義其義既明故後此遂從平文也○傳解兩出字總僖
有之既不敢有天下則猶能爲天子守天下傳所謂大夫國
體孟子所謂天位與其於是乎見今上下各見出文明上既
失之下亦不能守之矣周之衰也由上下皆失之故各一見
以明義其義既明故後此遂從平文也○傳解兩出字總僖

成襄昭五文以爲說其爲春秋本意決然無疑左氏公羊亦
知天子無出自周無出王者無外而於其言出則莫能明其
說乃沾沾然就一事求之宜其膠滯瑣屑而
終不能通也穀梁之得二家之失大都如此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
撰異曰瑣公羊作沙案定七年
齊衛之盟左氏經作沙傳作瑣
此會無足善左傳晉楚爲成故會○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某地補曰亦當云地
闕言敗不言晉師與箕同中國與夷狄不
言戰皆曰敗之不使夷狄敵中國補曰此發中國敗夷狄通
例也案隱十年傳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然
則凡中國敗夷狄直言敗乃從內直言敗外之例范解失之
范見元年傳有諱敵之言而不審其文義故一誤以爲外不
敵內再誤以爲夷狄不敵中國如注說則外敗內何以直
言戰夷狄敗中國何以言戰言敗莘雞甫何以爲變例乎夷
狄不日補曰此又發中國敗夷狄及夷狄相敗通例也凡日
以敗之者成敗之也結日列陳曰戰故書戰
也不日以敗之者直舉其勝者言
敗夷狄不須爲結日列陳
敗之文夷狄相敗又不知結日列陳
之文一則其事本是疑戰皆不言戰亦皆
一則槩書以疑戰之文一
不得日惟長岸言戰然亦以疑
戰而不日也箕交剛婁林長

岸橋李又皆不月以略之惟大原蒙上月疏曰不於箕役發傳者以再敗狄師甚之故發於此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補曰杜預曰將伐秦乞重辭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公子遂內之始此外之初故發之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補曰疏曰言古之人者徐邈以爲引古以刺今文丞案古者春秋前也策書之文實因乎古而君子取之與定十五年傳云喪急故以奔言之同意呂本中曰春秋之世霸主之令小國其強大恣橫有甚於平世天子之令諸侯者而猶以乞師爲名則是先王之禮意猶有髣髴存者惜乎其君臣上下不能襲其號以求其意也

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時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公行出竟有危則月朝覲京師理無危懼故不月補曰仍史文書月明其本非如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因其過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補曰不叛者明不敢過也案公羊曰不敢過天子也桓六年傳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二傳互相明諸侯不以過相朝故州公不得言朝諸侯不敢過天子故公得言如此亦諸侯盡朝左傳曰公及諸侯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補曰何休曰閒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公羊以不敢過天子爲鑿行鑿者何休曰猶更造之意也左傳有劉子成子公親在行史必備錄經不書者王沿謂嫌若實受王命也又左傳稱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賈逵曰晉直秦曲無辭不得敵有辭故不書戰杜預駁其說文丞謂是略之不欲以一秦敵九國君卿故書伐而已月者爲下卒起○撰異曰唐石經左氏穀梁皆作公至自京師至字皆衍字也余仁仲本各本悉無至字徐彥公羊疏曰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齊侯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補正

言受命不敢叛周也使若既朝王而王命已使伐秦叛周謂專征伐補曰疏曰傳於公子遂已言不敢叛京師此重發傳者嫌君臣異例文丞案上以非如之辭見義此及公子遂二文皆以繼事辭見義三者皆同意高閌說此曰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

曹伯廬卒于師補曰疏曰不日卒者蓋非嫡子爲君故也又僖四年注云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則此不日者或當爲卒于秦故也若然襄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注云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矣日卒明其正二注不同者以無正文二理俱通故爲兩解或亦新臣非嫡子不須兩解理足可通耳文丞案傳例在外日者爲其未踰竟則知

在竟外者例皆不日矣在外未踰竟日者晉侯黑臀鄭伯髡原宋公佐是也在竟外不日者許男新臣曹伯盧曹伯負芻杞伯成是也許男甯例當不日而書日者以其明言卒于楚非若新臣不地及于師于會之不言國故還從正卒書日之常例蔡侯東國亦明言卒于楚而不書日者本非正嗣雖在已國都內亦不日也然則在外未踰竟者正不正皆日在竟外而文不顯者正不正皆不日在竟外而文顯者正則日不正則不日與常例同若夫惡之而時卒者悉不論其正與不正在國內國外竟內竟外但新臣又不入此例耳凡此中國諸侯書卒之別也○撰異曰盧左氏本亦作盧傳曰閔之也補曰閔其不卒於常所故也公大夫在師曰會曰諸侯未有言卒于師卒于會者適無其事也兩在字正指公大夫徐注辭不別曰後注是也內大夫所會

或從會或從伐皆閔其在外而死故云卒于會也卒于師則此曹伯盧及曹伯負芻是也許男新臣亦卒于師彼以內桓師故不書于師也大夫之卒例不書而與公同例者舊解以爲春秋緣大夫之心非謂外大夫書卒于師若然傳不得云大夫且經無其事傳因類發例者其數不少即饑云饉康之等此雖無經何爲不得也又會大夫單伯之徒亦書會諸侯若使卒于師固當書之故知傳謂公及大夫二者皆然也疏又引徐邈注以爲公及大夫所會諸侯在師言師在會言會文烝案疏解公大夫三字如前說則公指外諸侯大夫兼指外內大夫如後注則皆指內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補曰後事小於先事不以先事致者孫復以爲本非朝京師故不以京師致是也鄭玉曰上書如京師明春秋以朝王爲重使不違於禮而世道有所防下書至自伐秦明諸侯爲伐秦而出使不失其實而後人有所考文烝案此實未滿二時月者遠用兵而反故危之亦從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冬葬曹宣公葬時正也補曰疏曰嫌卒于師失正葬故重發之文烝案此非重發也乃因卒文有異特發以明例書時所以爲正者葬是彼國臣子之事彼國自有史書詳其月日魯史記之但當書時而已此蓋經之新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徐邈曰傳稱莒無謚謚以公配而吳楚稱王所以終也言莒本中國末世衰弱遂行夷禮葬皆稱謚而莒雖夷狄猶中國春秋亦不得書葬補曰此莒渠丘公也至此始卒者從夷狄少進之例蓋經例也莒卒皆不日與吳同例左氏載續經哀十四年莒子狂卒文承五月下亦不日則不日者史例也莒卒又皆不葬與楚吳同例莒子狂亦不葬則不葬者亦史例也吳之不日當爲經例莒小而吳大莒不朝魯而吳聘魯莒爲讐而吳爲昏魯史之例必不同吳於莒故知吳當日也楚吳之不葬當並爲史例莒號夷而楚吳號嫌吳號嫌而又夷

魯史之法周禮所在故知楚吳當本不葬也
吳楚稱王故不葬公羊及禮坊記皆有其說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補曰嘗爲大夫不言復歸者據左傳晉侯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衞侯欲辭因其夫人定姜之請乃始見而復之是歸時猶未復其位故不言復也凡復國中者皆是復其位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泰曰親迎例時大夫逆皆謹月以譏之一事不二譏故此可以不月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以時逆而月致義與此同補曰疏曰彼雖文承正月下正月自爲卽位發文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亦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補曰疏曰公子翬如齊逆女傳曰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然則公不親受宜言以夫人至而曰非正者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非正而以夫人至故刺之不發於宣公逆女者宣以喪娶故略夫人而不氏一事不二譏故省其文成非喪娶嫌無罪故傳明之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補曰

疏曰重發挈義者非喪娶嫌異故重明之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

秦伯卒補曰秦桓公也秦卒自此不名以後葬矣至哀三年曰卒矣公羊昭五年傳曰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何休曰嫡子生不以名令於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獨嬰稻以嫡得立之案傳言滕用狄道世子無名不正者名公羊移其事於秦而說又岐異史記秦本紀悉據秦史絕無斯言明公羊未可用而疏引徐邈說曰秦伯不名用狄道也非傳意也傳於宿男之不名以爲未能同盟薛伯杞子亦當同義疏謂秦之不名蓋同彼傳卽左氏未同盟之例此說是矣但秦康公與山東諸侯漸親故轉秦公共公俱未同盟而嬰稻並名者時于蜀而桓公不得名者時意故還從未同盟例也景公以後宴處西陲赴告僅通冠裳不接蓋其勢埒於齊其交合於楚而其疏遠自外同於戎翟非復同盟諸侯之比故終春秋遂不名也至若傳所謂秦之爲狄自殽戰始者非指其名不名也少進書卒不書日又少進書日乃是狄之從滕楚莒吳之例○春秋不名者五國未同盟一義也用狄道又一義也左氏得其一公羊得其一所聞皆不備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此蓋仲遂之子據實公孫補曰歸父氏此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辭何休說之曰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爲兄後故以王父字爲仲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故以王父字爲公孫子由父疏之也雍曰父有弒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爲仲嬰齊此注有可取焉公孫是見疏之罪由父故補曰嬰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非有罪也爲欲接足前篇之義疏父以及子若卒歸父亦同之矣遂身以仲爲氏故疏其父子則皆稱之成公時有兩公孫嬰齊六年如莒左傳皆以爲子叔聲伯郎十七年卒者二年戰鞌左傳不言其人何休以此嬰齊爲未見經則彼亦當是聲伯竊以古經簡質若書歸父之弟當必從同不別此卒若不疏之則亦從同不別不可以後世史家之學求之家鉉翁以爲此一經舊史必書公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補曰下有執不如蒲祝柯去日者稱侯斥執其惡已顯不假去日故還從書日常例與溴梁同○撰異曰成公羊作戚音慼亦或作成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撰異曰公羊歸下有之字唐石經及板本誤衍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伯討之文也今以侯執伯明執之不以其罪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執歸于京師嫌晉無罪故重明之文丞案左傳謂曹伯殺大子而自立黃仲炎云未必然程端學以爲附會恐當從之公羊但云公子喜時讓國而去左傳下年曹人請晉雖重子臧亦未當不義曹君也不言之急辭也補曰辭中促斷在晉侯也明晉追不容之之私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補曰是剛日其如頃熊定公兩不克葬遲至明日者歟月卒日葬非葬者也宋共公正立卒當書日葬無甚危則當錄月今反常違例故知不葬者也然則共公之不宜書葬昏亂故補曰案中國諸侯若立非正嗣而葬則甚危又不如齊小白之不正前見則亦月卒

日葬矣而云月卒日葬非葬者蓋以共公卒本宜日葬本不宜日二事俱違例如注所云也紀伯姬叔姬亦是月卒日葬與例相違傳云閔紀之亾不嫌是非葬者內女書葬明是特錄不若諸侯書葬爲常文月卒日葬與宋共姬不同則知是閔紀之亾矣傳言共公非宜書葬則共公爲失德甚明注言昏亂而隱三年徐邈注解此文云伯姬賢而不苔以是爲共公失德之實徐說蓋是也共公不親逆女又不使卿共姬以上九年二月嫁至是纔七年而是年三月宋世子成出會諸侯成必非共姬所生成已立爲世子若早知共姬必無子者其不見苔從可知矣史記宋世家以成爲共公少子何休亦曰共公卒子幼蓋皆誤以羊家說徐氏之言當本穀梁家舊說極合事情**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補曰子氏去葬爲其君不葬也合葬之法明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賢崇伯姬故書共公葬補曰因共公未嘗失德然紀伯姬叔姬書葬不書葬明其公葬伯姬之賢使得達其不踰君之義若紀侯者紀侯大去非我所葬與此異也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補曰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史常文也鄭良霄再見則略之矣不言復者乍奔卽歸位本未絕也據左傳華元至河上而反李光地高澍然以爲已入晉竟言奔者不必定抵其都也明亦從有奉之例**宋殺其大夫山**補曰左傳稱其人曰蕩澤曰子山則山者蕩澤之字也不氏又不名者左傳稱蕩澤爲司馬在祖之位也此與僖二十五年皆稱國以殺並是無罪之文而彼直云大夫此言山者蓋因上書宋華元下書宋魚石此文在中不可空言大夫無以相別故上下文書名姓則此略書字與文八年同義

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補曰鍾離楚邑何休曰月者危接夷狄**會又會外之也**再書會又書外之無發明當時吳實序末宜稱邾人吳人今因不欲稱吳人故殊會與黃池異會者外爲主不嫌以吳爲主與王世子同者上有會晉文也疏曰重發傳者欑函表中國之辭鍾離明內外之稱故兩發之文丞案公羊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

而外
夷狄

許遷于葉補曰葉楚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補曰重發傳者許遷皆不月故發傳於始以明與凡遷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而木冰也雨著木成冰補曰朱子曰上温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公羊同志異也穀梁說曰雨木冰者木介甲胄兵之象補曰疏曰劉向云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卿大夫之象此是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執公此執辱之異也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也兵象也是歲晉有陽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疑陰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速至也文烝案范注與劉向或說同徐注兼用何休語公羊於諸異皆曰記異也傳唯此一見周人之書體例高簡不肩肩也左傳亦如此傳曰根枝折補曰惠士奇曰言折乃草妖也後世以封條雪爲雨木冰非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補曰滕文公也滕卒至此始書日以後名且葬矣滕之不名者正名者不正然則日

正不日不正之例不施於滕明矣楚卒書日傳曰日少進也滕用狄道故從少進之例本亦不言正不正特其用狄道卽於名不名見之故以名不名別之耳或後來舍其狄道亦所不論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與鄭楚戰補曰乞師者將伐鄭也伐鄭而楚子救之遇於鄢陵此左傳之明文當從杜注爲是孔穎達曰時欒黶未爲卿得名見經者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杜云蓋以攝卿行此亦當以攝卿故書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補曰鄢陵與鄢異地服虔注此云鄭之東南地日事遇晦曰晦補曰與僖十五年同說詳彼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此言敗者目傷故補曰疏曰手足偏斷尙謂之敗目在首重於手足故亦爲敗也文烝案此明楚子所以得言敗楚不言師補曰據凡戰稱師君君重於師也者其敗皆稱師君重也敗之訓有異敗之例從同補曰君敗則師可知舉君爲重韓戰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爲失民此亦在敗例故爲舉重韓戰注十八

公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何休亦以爲舉重蓋失之等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與師等苟爲將見傷而師敗當仍以師爲重也春秋一句之中一字而含兩訓者逆婦姜于齊夫婦之婦也亦姑婦之婦也楚子鄭師敗績傷目之敗也亦大崩之敗也及其大夫某言讀之殺也及其大夫某又承上句爲短言讀之殺也公羊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亦殺字之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 補曰疏

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補曰不見

公是晉侯之意諸侯既無解釋之者卽是同不與公相見故以諸侯總之文烝案經意若譏在公而不譏諸侯則言不之文當以公主之當承上公字直書曰不見諸侯或承公而言弗又當曰弗遇矣據左傳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公將會晉伐鄭姜使逐二子公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是皆君也公申守而後行遂不及鄢陵戰晉郤犨取貨於僑如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至自會 補曰不與會而致者內無惡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補曰此本也杜以子爲爵其說可從稱蘇子子必是爵明尹子杜預卿士者天子之上大夫稱蘇子國於溫溫滅而奔稱溫子後聚子內史不同彼以子配氏是卿大夫尊稱之常通乎列國子單子劉子之等皆爵也此與詩言其上下文或字或直氏皆取便文通稱明與此異矣周畿內有子爵陸渾以爲因殷制案鄭君說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畿外治民之君汪克寬曰詩言王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也伐鄭洧書尹子單子者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伐秦爲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哉

曹伯歸自京師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 補曰不言歸于曹以爲師者天子赦之辭也高書自則知彼釋於晉而此最善也孫復曰歸自京不言復與衛侯鄭同出入不名以爲衛侯鄭亦歸于京師不而此釋於王也高說略本蕭楚趙鵬飛補曰順善文而盈之高澍然曰釋於晉則

未入國猶失位之侯故名釋於王歸爲善謂直言歸而不言不待復國已成之爲君故不名歸爲善其國卽曹伯歸自京師不言于曹是補曰此亦兼包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鄭歸于衛言所歸不言自某自某陳歸于蔡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是補曰歸次之若蔡季自陳歸也歸與復歸一例此注是也疏曰傳詳發例於此者以歸言自某又言所歸次之文與常例異故分別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憂也苕丘晉地補曰桓十一年注以爲執大夫無罪者月疏曰晉執季孫意如叔孫婼二文皆承月下月不爲執發故知此獨爲危而謹月一解意如及婼亦是危也文烝案何休以爲凡執例時此月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據左傳郤犨聽僑如之言故執行父○撰異曰苕公羊作招○執者不舍據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補曰當據復不言舍則無以見其舍補曰舍者實也左氏載續經曰齊陳恆執其君實于舒州左傳曰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丘言之亦緩辭杜預以爲言舍之明不以歸其義亦得兼見何休曰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杜預亦曰非執季孫意而舍公所也今言舍者以公在苕丘故也公在苕丘而言舍者明不得致也若旣不致使人劉敞曰從公也執者致據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補曰亦當兼據意如而不致公在也在苕丘也見舍于苕丘還國則何其執而辭也問何故書執季孫行父雖爲晉所執猶欲存公之所在故不致行父又言舍之皆所以見公在之復不致之辭邪猶存公也時行父不致之意便可知公所在乎補苕丘存意公亦存焉問存舍之不致之意可知公所在乎補曰焉何也俞樾集傳釋義本改正公存也但存此二事卽知公在苕丘補曰疏曰舊解舍是一事于苕丘是二事今以爲舍于苕丘及不致爲二事文烝案傳謂公還至苕丘而左傳曰公還待於鄆鄆者魯西邑當是先在苕丘後待鄆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徐邈曰案襄二十三年臧孫紇出奔齊傳曰其曰正臧紇之出也禮大夫去君掃其宗廟不絕其祀身雖出奔而君遇之不失正故詳而日之明有恩義也補曰范注彼傳云正其有罪得之徐似誤解正字以爲遇之不失正范引之似謂旣正其罪兼明恩義如其說則慶父歸父皆不絕祀何以不日乎補曰行父非致故不書執不致者義在上傳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無二事會則致伐上無會事當言至自伐鄭而言至自會甯所未詳鄭君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補曰李廉曰春秋不以本事致者唯此伐鄭致會襄十八年圍齊致伐文丞案圍齊實伐也

乙酉刺公子偃補曰杜預曰公庶弟大夫曰卒正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刺與卒異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是有罪者必先列其罪補曰此猶外之稱國以殺也偃但爲穆姜所指不與謀故無罪杜預以鉏得不殺臆度偃亦與謀非也疏引徐邈云偃爲僑如所譖亦非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撰異曰括公羊作結張洽曰誤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補曰此爾雅所謂陵莫大於加陵淮南子作嘉陵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補曰案左傳曰尋戚之盟也戚盟有鄭則此盟鄭亦與矣而傳云盟謀復伐者晉強盟鄭鄭未肯從當其盟時已有伐意故此冬復伐鄭也此與後文京城北同而與戲盟則異其下有楚伐鄭文非謀復伐可知故不嫌也

秋公至自會不日至自伐鄭也補曰疏曰言公至自會者經之常也今傳起違例之問者定四年楚弱而爲諸侯所侵侵訖而盟以盟爲大事故云至自會鄭自鄢陵戰後不助中國二年之閒三度興兵以伐鄭致僖爲輕故決其以伐鄭致僖四年傳云大伐楚不以會致而以伐致是其事也文丞案盟後復伐鄭當以伐致襄十一年事是其明文傳據彼文以問不當如疏取僖四年事爲說疏說固可通然非傳意公不周乎伐鄭也信也公遍諸侯爲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補曰明以公不欲復伐鄭故雖盟後實復伐而從盟不復伐則以會致之例乃轉同於偶事致後之常例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補曰知見也反覆言之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後會謂冬公會單子等是補曰疏曰案後會齊侯不出而云後會之人盡盟者以今時身在後遣大夫從師故亦得云盡盟文丞案二句又申上傳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據無伐鄭意而强盟不由忠不當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舍已從人遂伐鄭補曰二句又以足上未盡之意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補曰何休曰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案失禮祭祀例亦日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言可者方明秋末春分爲建卯月之中氣乃在四月故言可承春下言承春之始者郊事起正月欲甚言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補曰不可故追遠言之蓋者發語辭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用致夫人異也公羊同何休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如用之李瑾曰猶用牲于社因史文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補曰疏曰論用郊而陳宮室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之盛者莫大於郊傳意欲見嚴父然後至其天家國備然後祭享故具說宮室祭服車馬官司之等明神非徒享味而已何得九月始用郊乎徐邈云宮室謂郊之齋宮衣服車馬器械亦謂郊之所用言一事闕則不可祭何得九月用郊理亦通也文烝案徐說大概得之齋宮者路寢之室也衣服謂皮弁以聽祭報祭則被衮戴冕璪十有二旒車馬器械謂素車大路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器用陶匏疏布冪蒲越豪稟大圭不琢之屬說文曰有所盛曰器無所盛曰械有司之職謂凡所擇所戒者皆是先於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又於庫門內戒百官大廟戒百姓百姓者親屬也此言祭事重大不得輕易用之祭者薦其時也非享味也補曰承上言祭志美者言其禮物享食也如享國享祿之享又言祭之正也時謂春時敬者言其心意不合當作義爲是文烝案祭統言小物備美物備陰陽之以爲享味也哀元年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自宮室以下皆取古書成文亦通於他祭○薦其美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作薦其義上念孫曰作美則與非享味之言祭之義主薦此三者非徒享味而已是徒志美者言其禮物享食也如享國享祿之享又言祭之正也時謂春時敬者言其心意不合當作義爲是文烝案祭統言小物備美物備陰陽之物備此美之說也又言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盡其道端其義其志厚者其祭也敬此義之說也但義不可言薦石經以下皆作美未可以他書改本書也美者禮物之備傳次時與享味爲一祭統曰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誠信忠敬皆敬也物禮即美也時即傳之時也明薦即傳之薦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將伐鄭補曰此本杜預○撰異曰陸淳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言公不背柯罃公羊作嬰案今公羊不作嬰

陵之盟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補曰何休曰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蜃貍蜃魯地也補曰杜預注及釋例皆曰闕又稱舊說魯地也○撰異曰蜃公羊疏曰正本作貍辰字彥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補曰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杜預長厤曰十月十五日

之義也嬰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臣子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補曰在外未踰竟也言子耳注說固得之亦以恤死恩禮宜自公出也

其地未踰竟也補曰此與赦遂異故發之

十有二月丁巳朝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補曰邾定公也范荅薄氏謂連上日食之日定公正當如范說推此則與正鑪篠不正日不日皆與大國同例孔廣森曰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自禍於是起矣厲公見殺之禍補曰自禍禍由自取也國語曰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不蠲遂弒諸翼也此傳與崔杼弒君傳文意略相似此云自禍於是起矣彼云莊公失言淫于崔氏蓋明二君之弒君子所傷要亦聖門相承說經語也陸賈新語曰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眾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苑百姓鄰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勦故春秋重而書之嗟歎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師也重仲舒繁露曰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又曰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陸生董生所述論其由來者舊矣皆可與傳意相發故備著之

楚人滅舒庸補曰亦羣舒也在時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補曰據左傳欒書荀偃殺之非君殺也經辭從同不別月者爲下弒日左傳在上年閏月乙卯晦蓋據他國史也魯厤當爲正月乙卯朔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補曰晉厲公也何休以庚申爲二月日非也正月乙卯朔庚申乃月六日也左傳是月甲申晦○撰異曰州蒲當爲州滿字之誤也孔穎達曰漢書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爲州蒲誤耳今定本作滿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補曰疏曰於此發傳晉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例也文丞案傳發例於此者莒吳薛是夷狄小國可以晉包之又晉禍起於殺大夫則明是大夫弒之而特不稱大夫以見義經既相承傳亦承前傳也左傳稱欒書荀偃既殺胥童遂弒厲公春秋稱國以弒以爲厲公之自禍雖微書偃亦將被弒所謂國人不討者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厲公一朝殺三卿晉人不討者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之諸臣可以盡去苟不能去必弒其君矣孟子又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此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者晉無伊尹其人亦必弒其君矣此其爲君之自

禍豈非惡之甚哉張治述所聞於朱子頗及大過易位之說而不言書偃非其人則其義未密又曰厲公呢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斯平情之論也○傳及左傳皆有君惡君無道之義傳發稱國之例而劉賈許潁爲左氏注申成其意非解經人最爲可據文十八年已論之胡瑗之徒乃以傳及左傳之言爲害教此未深思也夫既以弒君書則臣之大惡已見臣惡已見則君惡亦安可不論杜預注謂眾所共絕釋例謂羣下絕望是謂路人孔穎達謂懲創將來之君兩見其義非赦弒君之人以爲無罪其言皆甚明了後世如宋昱隋廣梁溫金亮之惡其臣民有不可一日堪者豈可因其被弒而遂不論其惡哉且春秋書弒二十六皆外之五等君耳內君卽不言弒若周爲天下其主則既無弒事而亦無書理故魯不言弒謂之王禮也至若孟子言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荀子亦言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此本專爲湯武言之然亦據春秋辯別君惡之義推而究之蓋所謂充類至義之盡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魚石十五年奔楚經稱復入者明前奔時人彭城以叛也今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言復入補曰注非也復者復中國也復其位之辭也入者內弗受也惡辭也內弗受而言復者案左傳楚鄭同伐彭城納魚石以三百乘戍之是所謂復者楚復其位也范乃謂前奔時入彭城以叛於左傳既無證驗又違傳之明例矣彭城不繫宋者不須再出宋也不如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者彼欲分別楚子善惡故大夫亦得言納此則自從平文又彼納于陳是抵國都此未得入宋都也若然既無楚納文宜言自楚復入以彰楚之有奉而不言者蘇轍曰言伐宋則自楚也王貫道曰伐重於有奉也趙汸曰言故則不言所自也文烝案前既有奔楚文此又承楚子伐宋自楚明矣故曰春秋貴於省文又曰春秋謹嚴又曰文簡而有法唯春秋可當也不言以叛者楚納之非彼以之趙汸趙鵬飛說近是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撰異曰匄本又作丐案丙者俗字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補曰月者為下薨日

築鹿囿築牆為鹿地之苑補曰疏曰知非為鹿築囿而以鹿為地名者案郎囿既是地名則此鹿亦當是地名疏是也不言築囿于鹿與築臺于郎異者囿皆以地為名也疏又曰何休徐邈皆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言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郎及蛇淵亦是譏也案毛詩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說文曰苑有垣曰囿與說文異築不志此說別者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四十里故約之云然耳未審何徐據何為說文烝案魯有囿而又為公羊義也毛詩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說文曰苑有垣也字林以為有垣曰囿與說文異築不志此

其志何也補曰築或為虞或為館之屬常例皆不志也不志者經例因史例也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其也虞之非正也補曰疏曰築囿以虞者彼築邑置官司以虞之此直築囿以虞已發例復發之之囿邑既殊俱是虞之非正故再起傳例

己丑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補曰

復發之者說
見宣十八年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補曰杜預曰將救宋疏曰范別例云乞師不釋者三從例可知也乞例有六乞師五乞盟一○撰異曰魴公羊作彭後同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虛朾某地補曰當云地闕何休曰不釋者或喪盟略文烝案先君未葬嗣君又未卽位左傳謂孟獻子請於諸侯先歸會葬言略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眉注坿列

第十葉四行孔穎達詩正義謂若會子閔子非也

吳縣汪家鰲長洲彭淸鰲校